

淨化現代人心

建設人生佛教

主人

第三十卷 第二期

目 要

佛家學人對中國文化的行願是什麼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五——

張廷榮

輪迴是研究宇宙人生的第一重門

莫正熹

佛教與基督教的差異

釋文殊譯

為什麼要學佛

吳 怡

彌勒佛與慈氏宗

佛鄰居士

中國禪學文獻記要

曾普信

戒律思想史 (續)

李世傑

護生詩鈔

念 生

醒 (短篇)

荷 芬

彌勒山之晨 (散文)

寒 兵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月十日出版

中華佛教文化館

—發放冬令賑米圖片—

北投是寶島的遊覽勝區之一，由於天然的溫泉，加上人工的整飾，旅館林立，綠蔭遍地，每逢假期節日，車輛如水，遊人似餉，一派安樂逍遙的風光。誰知北投還有不少被人遺忘了的貧苦同胞，正在掙扎於饑寒交迫的生活線上。只有佛教徒們，每年都在做着慈善工作。可惜，據編者所知這次冬賑，竟有一位自稱是基督徒的貧胞，自動拒絕。

北投是寶島的遊覽勝區之一，由於天然的溫泉，加上人工的整飾，旅館林立，綠蔭遍地，每逢假期節日，車輛如水，遊人似餉，一派安樂逍遙的風光。誰知北投還有不少被人遺忘了的貧苦同胞，正在掙扎於饑寒交迫的生活線上。只有佛教徒們，每年都在做着慈善工作。可惜，據編者所知這次冬賑，竟有一位自稱是基督徒的貧胞，自動拒絕。



了這一份慈善的善意，他以為佛教也和基督教一樣，是用救濟之名而收強迫推銷其信仰之實的。但他誤會了。佛教怨親平等，慈悲無分內外，救濟工作絕非收買信徒。



佛家學人對中國文化的行願是甚麼？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二十五（大學生佛學研究九論）

上期書信題：會通佛教最盛行的大宗

下期書信題：佛家學人對人類文化的行願是甚麼？

本期書信要義：

一、順傳統文化理路的宗教和學術，究竟怎樣確立？怎樣助成？

二、安頓憂患疲憊的人心，何以即是對中國文化負責？

三、同儒家的學人握手，是對中國文化負責嗎？

四、重整啓導中國文化新生的兩宗重要佛學。

五、不必徒作危難中的孤憤——思修的大攝，心行的契修

——提供「人道佛教百字言」

六、佛教學人對中國文化行願十事。

一、順傳統文化理路的宗教和學術，究竟怎樣確立，怎樣助成？

敬愛的讀者，今天我們討論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佛家學人對中國文化的行願，這個問題，在過去不甚重要，在現在確是重要了，因為過去，沒有一個中國人，不愛中國文化的，假使有極少數不知珍愛自己的文化的人，那傳統德義的力量，給他的威脅太大了。今天不同了，今天國人的心理，在狂風暴雨之後，初而盲目地狂熱西方，打倒傳統，繼而看出西學的終不足恃，又回過頭來把已打倒的，來收拾重振的工夫，這樣的一毀一振，多少人的心靈接不上來，多少人的心靈空虛惶惑了，自己的又還沒有重整起，西方的又已看出缺點多，這樣的一個空虛的時代，所以多少學者焦急了，他們決心重整自己的文化了，甚至重整的心情，表現得比任何過去的時代，都非常的急切，於是有了許多學者，提出儒學趕快極成一宗教，來收拾當時這破碎的人心，但這表示了兩個

趨勢：

第一、是學術固需要，宗教更為需要，哲學固需要，宗教更需要，哲學學術，不能同時代表宗教，學哲學和學術的人，不能即用哲學和學術來安頓其心。（此最低絕大多數人是如此）而更需要宗教來安頓其心，這個時代人，普遍的需要宗教，我在西方大史學家陶尹皮氏（譯音）的「歷史之研究」一巨著中，也看出有一個確定的結論，即是，真正的生命活力，宗教是優於純哲學，而人類生命力的歸極，終是需要宗教的。在時代的盤根錯節中，我雖然未能領略五四的實際情況，但近代的世局，我們都是有所感受了，以一個純粹的學人，也學些佛家的哲學，為之充拓學向思修的內涵，純粹只是一學人的立場，這老實講，也是中國學人一個牢固的傳統，這個牢固的傳統，好多人被止住，只以學人的態度，來研哲學，來研宗教學，來研佛學，但要真正信一個宗教，他們有好多顧及。（此顧及涵甚多意思，此處不及談）縱然今天有許多人急切需要一宗教信仰，但因這一學人風格的傳統，又有猶疑了，我也是中國人，我也研究這一時的學問，我也是愛好儒家文化的，我終於愛我的文化，又信仰佛教了。我這個從學人的傳統，又確信一宗教，不是拒此取彼，而是一起攝取的，所以使我確固的歸向一種宗教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普遍一般人所具的同感——人要有宗教信仰，這正是我說的整個時代的趨勢，的是如此，不可以疑。另一個則是這一時代把宗教精神，作一種最神妙的活力，完全用宗教行為，提供人類生命的，生活的，以及行為的極高明而至善的新方法和新道路，那就是聖雄甘地的宗教行誼，甘地說是信他的印度教，他又說新約給他一部份的啓導，但他的歸極，還是佛陀的菩薩精神，他說，菩薩愛一切的生命，因此，自然超越一切的哲學，又超越一切的宗教。這個行為和理念的啓示，給我的超越力和肯決力極大。由於這兩個因素，而且它們均是客觀價值的提供，等到我研信佛教，從事我主觀的觀察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崇偉而又特別新的前路。以上是我提到宗教的重要，附帶說出我個人的心情。

以上就提出儒學極成一宗教，以觀人類急切需要宗教的誠心。至於第二點

我們要清楚，把儒學極成一宗教，非常的不適當，這不但損害了儒學，也損害了中國文化主流的一種大活潑力，儒學之為儒學，孔子明明表示過，「未知生，焉知死。」知死之學，是一純宗教問題，孔子雖而不談，是孔子一意談學術，而一種宗教，固需講人生之道，亦須講人死之道。近有人以宗教不須明死後者，此亦受俗流影響，不真了澈宗教，它本是講生死圓通的，今要把本是儒學的改為儒教，這一定吃力又不討好的，此義我已在此所發表的文章中，有很多處論及，此不詳談。

現在要回到為甚麼會發生如此的情形呢，這就是愛文化而又需要宗教的原因，這種心情是好的，只是認識的關係，因此，我們佛家學人，要做一種最偉大的工作，即這樣肯決而傳揚去：

(一) 順傳統文化理路的宗教——即是佛教，只就佛教振興即是，只就佛教大攝——攝生、死、苦樂及歸信即是。

(二) 順傳統文化理路的哲學——即是儒學，只就儒學一直主流中國文化即是，隨仍攝會諸子及近代哲學。

這個教學，各別發展，相互助成——印光法師言：「儒興則佛興，佛興則儒興」。此誠千古不移之誠言。這個順傳統文化理路之宗教和學術，果能均有此一肯認，均有此一會融獨興，則佛家學人，對中國文化，可以說從根本予以建設了。

二、安頓憂患疲憊的人心，何以即是對中國文化負責？

本來文化的精神，即是一種大安頓的精神，尤其在憂患疲憊的時候，而人心的信仰，更是要這一文化的直接部份，也就是最契修的部份，這無疑的，還是宗教，在承平康樂之時，人可以談學術，在大災大患之來，學術即嫌不貼切生命，學術即嫌迂遠，所以古代有名的儒家，到最後還是歸到宗教——佛教：讓天下國家之衰、老、傷、殘、憂、苦者，真有一歸宿，真有使他們不悖於心而順文化之理路——忠孝節義，祭祖追遠——以安頓，這既是對中國文化一真正負責精神，印光法師文鈔敘述說：

「當宋太、真二宗之世，省常法師，住持浙之昭慶，慕廬山遠公之道，結淨行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歸依，為之倡導，凡宰輔伯牧，學士大夫，稱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餘人，其沙門有數千，而士庶則不勝計焉。後有路公文彥博者，歷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

師，封潞國公，平生篤信佛法，晚年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與淨嚴法師，於京師結十萬人求生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其化，有頌之者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自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見嘉言錄十四頁）

像王安石，像文彥博，還有宋之范仲淹，論學術，他們對儒家的學術，不可說造詣不深，論功業，他們都各有很高的地位，然而儒學研學了，又來信仰佛教，這是他們的儒學不夠嗎？不是如此說法的，而是儒學有儒學的領域，佛教有佛教的領域，儒學佛教，分別來成就他們的功業，分別來安頓他們的生命，一個學術，一個宗教，一個人人生合而受用之，這是很自然的人生。

王文諸先賢，在他們那個時候，還不太紛亂，尚且如此需要宗教。何況今之時代，是一大憂患之時代，我們佛家學人，真正用宗教的信仰，安頓憂患疲憊的人心，正是對中國文化一種真正的責任感，因為憂患之靈魂安頓，它極不可能再用學術，而是逕直的用信仰來安頓的，用信仰來安頓，是宗教的工作，也是文化的重要工作，從漢唐以後我們的歷史看，真正用信仰安頓的，可以說全是佛教，所以佛教本身的責任，它極重要的工作，還是建立信仰，我們佛家學人，固然以研究佛學為首要，但當機而逕直的信仰，我們一定要讚歎，我們一定要恭敬，因為信仰真誠，對人的解說，是特別殊勝，所以我們要特別尊重。

三、同儒家的學人握手，是對中國文化負責嗎？

近年吾人常提到，中國的文化，其主流的，自然是儒學，其大攝的，應該是佛教，其充美的，我們也還要吸收西方學術之所長，但今日純談中國文化，無疑的是儒家和佛家了，墨子老莊之學，以及諸子之學，自亦各有所取處，我們亦不能輕視，但宏傳者，畢竟是少數，所以今天中國文化的復興，只有佛家向儒家學人握手，或儒家向佛教學人握手，這是真正的用力處，這個工作，事實上已經在歷史上一一的進行着，像唐代詩人和佛教徒的密契，宋代理學諸儒先都受禪宗影響，近代唯識學在各大學的講明，新的大藏經影印後，許多儒學者都不惜巨資，訂一部大藏經，尤其近年來，看大專學生的學佛，許多著名的教授，都讚歎這一件事，也多樂意對同學講些佛學，由這些情形看，中國學人不研究佛學的，不讀佛經的，尤其是研文學史學和哲學的人，可說是極少，不過兩者少聯絡罷了，少交換意見罷了。

因此之故，儒家學人實多已精研佛學，儒家學人又多愛研佛學，那我們佛教學人，正好利用這已有的因緣，再加以增上，所以我以為佛教學人和佛教徒，最好多向儒學者握手，以增進彼此的了解，以溝通彼此的合作，但我們佛教徒同儒家學人握手時，最好能注意下列數點。

第一、儒家的重要典籍，像易經，中庸，論語，和孟荀，我們要有基本的了解。

第二、隋唐以後的歷史哲學思想，我們要有更詳細的了解。

第三、宋明理學諸師受禪宗影響的具體脈絡，我們要比較多了解。

第四、我們始終確定儒學，佛教，各有領域，必須融會相助相成的態度。

第五、我們必須將儒家的孝德和慎終追遠，和佛家的孝德超度薦亡，加以更密切的融會，更幫助儒家的喪祭之禮，使其歸極於佛教之信。

第六、儒佛兩方面，少作無謂的批評，尤其佛教學人，似應先開拓此一德量。

根據以上的態度，我們同儒家學人握手，亦是真正對儒學佛教，兩受其益，這是最有助於中華文化的開新和復興的。

四、重整啓導中國文化新生的兩宗重要佛學

佛教啓導中國文化及人心最大的，大概有三，一是淨，它純在心人的信願方面。一是禪學，一是唯識，而禪和唯識，則是在思想方面影響甚大。何以禪學和唯識，均在思想上有大啓導呢？簡言之：

禪學的特勝——是開出：大雄剛健行。

唯識的特勝——是開出：新智慧哲學。

禪學尤其其六祖的新禪學，實在處處體現大雄剛健行，現在只引他的兩段指點，一是說涅槃的勝義：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六祖指示的涅槃相，真是大用流行，剛健萬行，看「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却見「壁立萬仞皆平地，」坐斷十方的至剛至健態度，這正是他的「不增不減自金剛，」的大自在大自由和大解脫，他這種大自在解脫的修行，

究是如何呢？正是挑水擔柴，日用尋常，週流不居，一切皆道，一切又都是自由的：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這全是毫無帶，毫無繫縛的。是真正還我一自由之性德，澈見一自在之本體了。這一本自根，自肯自決的精神，實在活潑之至，又剛健之至，獨卓之至，並能適應入神，萬行裕如，本於此，禪宗祖師當三武之危難，他們屏處邱壑，在水邊林下，在渡口亭邊，在狂風暴雨之時，仍一樣的辦道，一樣的行化，一樣的自得而自足，這一精神，不但活潑了佛教的生命力，而宋明的新儒學，其裡澈與活潑，其肯決與卓然，實均是受禪宗尤其六祖新禪學的影響。

刻實的說，中國思想的蓬勃時期，晚周諸子無論矣，但自漢唐迄清末，一個真正新思想的時代，自是宋明諸大儒，然這一新思想的所以引生，佛教的禪宗，提撕得太大了，所以說重振活的禪學，真解脫的禪學，即是對中國文化充拓新活力，過去如此，今後更需要如此。

最能提撕中國文化的另一佛家新宗，就是唯識宗，亦就是唯識學，唯識學的殊勝處，在於它的方法論，它以極嚴密的體系和方法，為之對思想大攝並裡澈，唯識學之所以興起，即是對人類的時代思想，作一種糾正和開新的思修兼盡之行程；他的殊勝，我們引歐陽竟無居士一段文說：

「問：唯識義是用義，於涅槃則無住，於菩提則後得，無住後得，證（根本智證真如）以後事，則依智不依識，何不曰唯智而曰唯識耶？答：無漏智強識劣，識應其智，智實主之。有漏識強智劣，（此智體即是慧，又此有漏指地上所起者言）智應其識，識實主之。

五位而及於資糧、加行，（此皆用識為主）百法而及於煩惱、不定、作意

在凡、外、小、內故，（凡夫、外道、小乘、內大不善用取者）法為家建

故，舍智標識，而曰唯識。」（見唯識抉擇談「十二頁」）

以上即可看出，唯識學的功能，它在方法論上，一方面可以很嚴密裡澈，即步步進功，一方面又却是一種嚴密的。大攝到為凡夫、為外道、為小乘、為大乘中之不究竟者，一起俱攝，一起鍊導。因為今之時代，是一思想紛雜的時代，又是一思想各顯其奇的時代，所以要開拓一偉大的學術，要純化一種思修的行程，唯識學是最有價值的，這種功能，今日我們稍懂思想的學人，甚至有

許多青年同學，都感覺到這一重要。所以好好的研修唯識學，即是對中國文化新生負起一種責任。這是不可疑的。此筆者在覺世旬刊已連續發表唯識學方便談，可以參考，又擬連續發表「大學生唯識學」一長文讀者看了後，自會感覺到唯識學的殊勝處的。

總之，新禪學和唯識學，兩者各有其殊勝，佛家學人，尤其是青年學人，據此以修學，以成己成人，達己達人，並對中國文化負起一根本創新的責任，這是一必然的。

五、不必徒作危難中的孤憤——思修的大攝，心行的契

修——提供「人道佛教百字言」

今天的佛家學人，他一方面要處處能安頓住，一方面他又處處能大開展，能大攝融。自己任何環境，能安頓得住，一個自己能安頓住的人生，即顯出他所對文化的受用，比如一些衰、老、病、殘、孤、苦等的人生，他亦自能樂其所樂，信其所信，獨立不懼，他在盡力之所及，也可以大攝去，有一分力，即開展一分，人生的能力大者，作大的開展，人生的能力已不及者，肯決大的心願，力能行的作大的行願，力不能行的發大的心願，這是一樣的，一個睡在病榻上的老人，念念讚美一種善行，念念觀音的尋聲救苦，他力只能如此，就如此盡心願，這和一個健壯的宗教行者，辦一所莊嚴的大學，其盡力則見同等的價值，因此，我們總要本佛陀之大悲大悲，教人得到盡力盡心之所，也教人得到真的安頓，因此，我們看重大道佛教的，就是要切實注意到每一個人隨分盡力的安頓，這個基礎，又先建立在每一教友的先均有安頓，為針對此，曾擬有「人道佛教百字言」，茲錄如下：

「中國佛教徒和佛家學人，總要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以踐履傳統德義為天職，修唯識學的新智慧哲學，體新禪學的眞解脫精神，嚴守戒律，行菩薩道，而歸一在信念淨宗重振大雄剛健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開出新的人道佛教，隨分盡力，大攝契修。」

這個「人道佛教百字言」，它重在「大攝契修」的修學方法，唯其大攝，所以始終是開拓的，只要「分」是應該「力」又能「盡」，總要一步步的開拓，如何大攝呢？先做「堂堂正正的人。」研修唯識學，研修新禪學復興中國文化，開出新的人道佛教，它可以作無量的開拓的。

再縮歸至最低限度，如衰老病殘之教友，亦可契修而自得者，契修為何，

敬虔誠的念佛，求彌陀觀音護佑，持守基本的戒律，踐履傳統的基本德義——如孝親追遠之誠，兄弟弟恭之和，祭祀懷念自己的祖先和聖賢，這總是可以隨分盡力存之於心，念之於心，有此存念不忘不失，有此存念，隨分報恩。這也是大事，也是根本。

所以佛教徒和佛家學人對中國文化的責任，並不是那一個人會講說一番，那一個人會寫些文章，那一個人會辦幾件事，這個文化復興的責任，就是他的責任，其他的教友，就沒有多大的責任，這個看法，是很狹小的，粗淺的，其實佛教中一位寡母之貞烈，把一群無父的孤兒靠信佛菩薩的信仰之力，一個個的撫養成人，一個衰老病痛的教友，沒有疑慮，安貧樂道，這給他左右鄰舍的人，是一本活的充有生命的書。

但是，我上面說的，人道佛教的圓成，他不只是對衰老病痛的教友，他還要對最健壯的最年青的最有學問的最有情操的中國志士仁人和孝子賢孫已經信仰佛教的或已經研修佛學的，給他們一個更大的隨分盡力之處，給他們一個更大的開拓。這是佛教或佛學更積極的一面，更充拓的一面，更具建設性的一面，過去佛教本身這一面，似在服務祖國和人類積極開展上，總是做得不夠，我們切實的說幾句：

新禪學的內在精神——會靈活無比的剛健。

唯識學的深澈和大攝——會就時代的紛雜而轉為純明。

菩薩學的認真服務——會直接提供和建設人間幸福。

我們年青而有為的佛教教友或佛家學人，自須向上面三者擇其性之所近，分別或專門研究行履，以成其大，以開其新。

再綜約的說，青年教友和青年佛教學人，如配合研學，如使研究世間的學術更給予確固的體系，更給予嚴密的思考，更給予攝融的方法，更給學問一個眞實的基礎，則自須以研學唯識為更適宜為更受用。但我這個說法，不是我憑空說的，是現在有好多青年教友正在努力了，是過去已有中國的甚多青年學人確實受其益了。

將佛家幾種偉大的學問，有所深契以後，再以原來我們對中國文化一般的了解，我們就可以綜約而獨卓了。但是，我勸我們的青年教友和佛教學人！無論怎樣大攝，無論大攝何種學問，但總即時就近應有其契修——即信念淨宗而依恃彌陀觀世音之他力護佑。此在以前學者多不說，

(上接第五頁)大攝而不就近契修——信念淨宗，此是重學而不重信，此是一失，此不是圓融，所以我爲了大攝而近契，而用最簡單的百字，擬爲「人道佛教百字言」，以利人人之修學而自足。

六、佛教學人對中國文化行願十事

茲更綜約的提出佛教學人對中國文化行願十事：

- (一) 尊嚴人道精神——開人道的新教新學：在佛教特重人道的大攝，它是新的人道佛教。在儒家特重人道事理之學，開出新的人道儒學，一教一學，各自發展互相助成，以底裡剛領中國文化。
- (二) 創立中國文化學院——培育復興中國文化的志士學人，此一爲中國文化復興之學院，我們勢在必行，唯有有此一學院，具有復興的悲願之果毅高明之士，乃有其培養研習之所。
- (三) 佛教學人，要立志以教育爲神聖事業。假使佛家的青年學友，具有絕大多數發願爲教育而努力，我敢說二十年之後，中國文化即生發一創新動力。
- (四) 佛教學人立志從事哲學的研究，只有真正研究哲學的學人，才更受用佛學，才可以開出新思想。
- (五) 創立中國文化研究會——聚集有復興中國文化志願化學人及踐履傳統德義之賢良共謀發展。
- (六) 普遍加強開展佛教孝祭超度之信念儀禮，以從根本重整儒佛所同尊之

(上接第十二頁)

對於衆生之正邪曲直，不能不有所識別，基於此故有神之神判而爲吾人最後運命之決定，此即所謂司法神的神格。

上述三個資格，即創造神，主宰神，與司法神，若不完全具備此三個資格，則無以成其爲基督教之神。余對於倉田百三君之「出家與其弟子」批評上面，曾就三神格一點加以論及，於是有些基督教信徒於新聞投書反駁說：「討論這樣的事情，於基

孝德。

(七) 佛教學人要立志作大文學家和大史家，以便寫出無偏見儒學佛教各有所重之史實，從而確立中國新的思想史，(尤其隋唐後)開拓新的文藝，如唐代詩的興起是。

(八) 對曲解相解中國文化之言論，多做批判疏導的工夫。

(九) 揀擇古籍，作詳明澈澈的新解。

(十) 對自由世界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士或團體，要予以適合的建議或幫助，以求得中國文化之諸多重要部份。

總之，我們要認定，純儒家的學人，固是在復興中國文化上努力，佛教學人，如能照吾人上述意見，那佛教學人一方面是獨立承擔起復興中國文化的真正責任，一面又是真正和儒家學人，協力互相的來復興中國文化，因儒學有佛教爲助成，有好多地方，是更具活力，更見生命的。

我敬告讀者！我此書信之所寫，我覺得無論儒家或佛教學人，都可以看，甚至所有愛中國文化的中國人，都可以看，因爲中國文化的再復興，它必須要關涉兩大問題，第一、主流傳統文化的學術——那必是儒學。第二、順文化路大攝的宗教——那必是佛教。我向我的讀者指出是最恭敬而誠懇的——用一個偉大的學術和一個順文化理路偉大的宗教，一儒學和一佛教，來重建人類最莊嚴而極高明的中國文化吧！肅此敬祝 淨安

五十年一月八日張廷榮敬啟

基督教之神觀不能不先作考慮」云云。其實論及基督教神觀之三位一體之教義時，則於佛教之佛身觀——三身即一之教義亦勢不能不相提並論，如此，則必需把比較基督教具有更高深更高尚之佛教教義提出兩相論證了，但我却並無一言及之者，蓋亦恐讀者不察，謂我故作詆毀基督教，因避之而已。

在這裡，對於上述問題，本人亦無意作更詳細之討論，僅就基督教之神所正面的資格問題，指出創造，主宰，司法等之三神格，以說明主之者，主

之者以及治之者都是神，吾人之存在，實完全操在於神之掌握中，對於完全被操縱在自己掌握中之衆生，以博愛之神格，對有些人加以愛護，以嫉妬之神格對有些人加以排斥，正者與之，邪者損之，那麼，基督教所謂神者，實爲差別之神格，何來平等之有？佛教則不然，對一切衆生，正者愛之，邪者憫之，信者則賞讚之，不信者則啓發之，使一切衆生自覺其爲平等，幾乎斯可以曰宇宙平等矣。由是可知宇宙平等主義，唯佛教堪當之而無愧了。

輪迴是研究宇宙人生真理的第一重門

莫正熹

慈航老法師說過：「世上一般人，從揭開被頭起，刷牙、洗臉、穿衣、食飯、喝茶、做工、忙過不了，到晚來，依舊把一張被頭，從頭蓋下，溘然入夢去了，日日如是，年年如是，渾渾噩噩，糊裡糊塗，過了一生。這樣做人，簡直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但世界上，也有一種人，對於大自然種種現象，忽而風雲萬變，忽而雷霆不測，忽而陰雨瀟瀟，忽而霽月光風，引起他，驚駭怪異之感。有時見到世上種種東西，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茫茫衆生之中，來從何來，去從何去，人類本身上，是否一死可以了事，抑或繼續有其存在，不免常常去思考，由此遂有宗教哲學之產生。他們要打破宇宙的悶葫蘆，揭穿人生的秘密，雖然他們的見解，各各不同，所得到的結論，未必與實際相符合，但除了少數學說以外，他們覺世牖民之心，還是本着大慈悲做出發點，是值得人們欽佩的。

談到宇宙萬物的來源，據印度大自在天論，宇宙萬物，從色界第六重天生出來的，宇宙一切，都是大自在天創造的。又一說，婆羅門信奉一神，是至高無上的梵天王，在印度梵書時代，宇宙元始有大水災，水上有金色的卵，金卵之內，生出一個金胎神，又名爲生主，由生主創造世界。又一說，在天地沒有出現以前，周圍都是水，水上站着一個人，叫做毘紐奴天，他有一千個頭，兩千個手和腳，臍上生出蓮花，花上有個梵王，梵王覺得太寂寞了，從自己身上，生出八個天子，後由八個天子，

生出萬物。還有各式各樣的說話，總是不離滿紙神話。因爲上古的人，沒有什麼知識，更兼抱着個自卑自賤的心理，失去了自尊自重自覺的信心，甘願做什麼大自在天，大梵天，金胎神的奴隸，沒有覺悟到自己原來就是宇宙間的主人翁，所以他們的思想，是自暴自棄，自入迷途，違背事實的。

歐洲和印度的哲學，同樣發達，由印度勝論派的極微論，搬到歐洲以後，變爲原子論，是唯物論的祖宗。唯物論者第一個就是希臘的德謨克利圖斯，英文叫做 Democritus 他說：「宇宙是什麼東西，都是原子造成的，乃至人類的靈魂，都是最細微，最平滑，最巧捷的原子造成，倘若原子散壞了，靈魂便沒有存在，感覺也就停止，人格便化爲烏有。靈魂既然從原子變來，原子是物質，那靈魂便是物質了。」但是許許多多的原子，怎會做成一個有知覺的心靈呢？最近原子彈發明，我們可以知道原子的陰電子和陽電子，雙方一撞，一陣火光，煙銷雲散，便化爲烏有了。那麼，把物質研究到山窮水盡，原來還是空的，既然是空的，怎麼會變成人類的靈魂呢？繼着德謨克利圖斯而起的是英國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 他是機械唯物論者，他以爲由於原子的運動，先從神經傳達於大腦，再引起反射的作用，人類才有知覺，但是對於上頭兩個問題，還沒有表示出什麼，最後到了亂世魔王兼精神偏枯病的猶太人馬克斯，利用唯物論，夾雜其他的毒素思想，竟變成共產匪黨的禍首。爲想爲亂世界秩序，跟着猶太同歸於盡，不惜提倡階級鬥爭，

以致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我們中國素稱精神文明的國家，竟中了他的亡國毒，真正冤枉得很！

與唯物論同時對立的，就是唯心論。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唯心。他們雖然也偏重於精神，但對於物質方面，還是拖泥帶水，搞不清楚。說得比較有點意義的就算是英國的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他說：「物質湧現於我們的心中，不過是各種個別性之結合，例如杯子，不過祇是形狀、顏色、重量、和大小等性質之結合，而入於我們觀念之中。除了觀念就沒有杯子了。」倘若我們的觀念，忘掉了杯子，試問那杯子，是否尚有存在呢？這一問題，逼着巴克萊，要捧出神神怪怪亂說一陣。後來德國有名的哲學家康德，Kant 提出物質的自身，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和赫格爾 Hegel 的絕對體普遍寄存於各個物體之中，遂引起後人的懷疑，因爲他們的語意含混不清，以致有人以爲是唯心論，也有人以爲是唯物論。從此素稱唯心大師的門下弟子，竟產生個亂世魔王馬克斯出來。所以我說，西洋唯心論，不是真正的唯心論。

至於佛教對於宇宙人生的道理又怎樣說呢？宇宙是沒有一定的相，宇宙間的現象，是隨着衆生的嗜好，習慣趨向之轉變而轉變。在佛法上說：「宇宙是隨着衆生的業力而顯現。」金剛經有句說：「實相無相，而無不相。」宇宙，根本就不是一個東西，不過人們迷了，硬說真個是有宇宙，尋根問底下去，本來是無相的，但隨着衆生的業力，幻現一切假相，這幾句，就是宇宙的實相了。

佛教對於人生怎樣說呢？若是追到山窮水盡，便涉及本體論方面，本體論最高一句，便是一室千燈，不一不異。這層道理太深奧了。上頭實相無相而無不相，和一室千燈不一不異，在這裡我不願意發揮。孔子說：「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想要升堂入室，務先摸着入門，門徑若還探不着，升堂入室，是不可能的。那麼，想要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務須先本後末，循序漸進，從最粗淺的輪迴之說去探討好了。

什麼叫做輪迴，一切衆生，在六道中，人道中，畜牲道和鬼道中，死此生彼，頭出頭沒，有時高，有時低，有時苦，有時樂，好像車輪一般，轉來轉去，永遠沒有了期，就叫做輪迴。若是今生做得一點善事，來生便得好報，今生做得一點惡事，來生就得惡報。但是衆生的真心，本來是無形無相，無想無念，無善無惡，不染不淨的。祇因對於宇宙人生的道理，不明白，不了解，便從真起妄，越搞越迷，被一切虛妄現象，誘惑了自己，欺騙了自己，迷而忘返，竟致誤認虛妄不實的現象界，以為其實。心隨物轉，逐物意移，不斷造下了罪惡。那知衆生的真心，好像平流水一樣，一點不肯偏差，自己做了罪惡，偏偏又不爭氣，自己又要判斷自己處分自己。當他迷着之時，事事順着自己的虛妄心，為所欲為，當他良心發現，對於自己，一點錯處都不肯輕輕放過。妄心退位，良心作主，便要甘心去隨業受報。並不是另有什麼鬼鬼神神，從中支配，從中操縱的，而是他自己去操縱自己，支配自己，處分自己。這就是佛家偉大發明六道輪迴的道理了。六道輪迴，死彼生此的事實，記載在書籍上，不知凡幾，說之不盡。但人們看了這種記載，以為

是借題發揮，另有所指，或者以為是有意造假的，來欺騙鄉愚，那就真是沒奈何了！那知這種記載，時時地地都有，難道是古人假造文書，今人又學他一樣去作偽嗎？大雲月刊第三十期，就登載着一段奇聞，那你可以說是偽造的了。那段奇聞怎樣呢？江蘇省，鎮江丹陽縣城，西門外，謝鎮村謝詠銘家中，他的豬欄內，養着一只母豬，於某年冬天，即是陰曆十一月十三日，母豬生下六隻小豬，小豬背上沒有毛，足是人足，腹是人腹，最奇者，每隻小豬的背上，都有一塊青色的皮，皮上凸出三個肉字，其一是袁某，其一是盛某，其餘的是伍某，馮某，李某，黃某。此事發生，丹陽城大多數的人，都去看過了，單就教育界人士而論，到過謝家參觀的，已經有幾十人了。沿途陸續爭先恐後去看的，還有不計其數。當時丹陽城內，有個吳國鑫的，將那小豬，暫時買下來，準備送給博物學家去研究。那小豬背上的肉字，都是近代赫赫有名大人物的名字，至於整個姓名怎樣呢？我這裡，不便說明了。這奇聞，已登載在世界奇聞錄裡頭，我們欲知其詳，請查考大雲月刊第三十期，或是世界奇聞錄好了。

輪迴之事，除了人投畜胎之外，還有人投人胎的，有的前生是個高僧，今生還是高僧，前生是高僧，今生是大官，前生是女人，今生是男人，前生是男人，今生是女人，前生是畜生，今生是人。總之，各種情形，非常複雜，請大家多看些線裝書，如閱微草堂筆記之類，並且多讀些佛教雜誌，便可以明白了。

要研究宇宙人生的道理，我以為祇有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就是「輪迴」。輪迴是宇宙人生真理的

第一重門，倘若摸不着第一重門，任憑根據什麼幾何學，辨證法，和邏輯學，橫說豎說，總是不接近真理之門，何況想要窮其究竟。世間哲學和宗教，雖然多至如蘆似粟，照我以為，除了佛法以外，總沒有覺悟到有輪迴的道理。可知世人的智慧淺薄，執障過深，所說的什麼真理，既無事實證明，又不是親身經驗過的，從幻覺上去探究宇宙人生，簡直是群盲摸象，說來說去，總是與實際迴不相符。

我們要知道，輪迴的道理，已經暗藏着心物二元之內，因此佛法也可以說是心物合一論了。我們偉大的國父孫先生，雖然沒有說及輪迴，但他的寶貴學說，是心物合一論，心物合一，可以分作兩層去解釋，第一、心不離物，物不離心，心之與物，原是一件事，心離於物，心靈依舊有他的存在，不過祇有潛在的作用，而沒有顯着的形體；物離於心，便是一件死物，沒有活動作用，須要心和物合併起來，才有整個作用。第二、心和物，本來是合於「一」的，這個意義，比較深奧一點，即是心和物，在那個「一」字之內，「一」字是心物之母，心物是「一」字之子。

照上頭第一層來說，心不離物，物不離心，顯然藏着輪迴的意義，因為心物分離就叫做死，心物合一就叫做生，一離一合，就是一死一生，那不是輪迴的道理嗎？

照上頭第二層來說，心物是兒子，「一」字是母親，心之與物同出於一源。這樣看來，更加合於佛法了，佛法怎麼說呢？人們的第八識，亦名阿賴耶識，是含藏不沒的意義。第八識有見分和相分，見分是精神，是心，相分是物質，是物。見分和相分，

同出於第八識，好像蝸牛頭上之二角，當蝸牛把角伸出來，分明是兩隻不同的角，好像離開蝸牛頭，另有物體，各有存在，但兩隻角縮回去以後，却依舊是個蝸牛頭，並沒有什麼蝸牛角。從此看來，可知佛法就是心物合一論，同時可以見到我們國父真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以數十年來，奔走革命，為國民，寫出幾本計劃週全的遺教，倘且有那麼閒情逸緻，去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道理，而又超出一般人的見解之外，那不是偉大之極嗎？歷古以來，發現宇宙人生真理的，前有釋迦牟尼，後有國父孫先生，英雄所見略同，先聖後聖，遙遙相對，堪說互相輝映了。

不過佛法所用的名詞，原本不是心物合一，而是心境合一，我們可以查考法法師的唯識史觀及其哲學第二十一和一八三頁；就可以知道了。佛法上所謂境界，凡是眼所對的是色境，耳所對的是聲境，鼻所對的是香境，舌所對的是味境，身子所對的是觸境，意識所對的是法境，第七識所對的是執境，第八識所對的是五種聽神經，潛在的身子，色心二法的種子，和染淨不同的山河大地。若用佛教術語來說，說是根身種子器界等境。那麼，境字和物字比較起來，物字的範圍窄，境字的範圍寬，佛法是研究宇宙人生的專門學，所以分析得較為詳細了。

不論是心物合一也好，心境合一也好，在名字上，雖然有些不同，但意義上，是完全相同的。既然是心物合一，心之與物無形中低了一級，心物不是本位，而這個「一」字，才是本位了。從心物合一四字來看，再進一步，也可以叫做絕對唯心論。

但是絕對兩個字，又不同什麼巴克萊、休謨、康德、謝林、和赫格爾的絕對。因為他們的是假絕對，是不澈底的不究竟的。祇有佛法和國父學理，才是真正的絕對唯心論。

再進一步我們研究心物合一的「一」字，照張鐵君先生說：「易經：謂天下之變貞夫一者也。老子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孟子說：夫道一而已矣。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子思說：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我國文化所討論的「一」字，俯拾即是，舉不勝舉，但「一」字究竟如何理解呢，這却是很困難的，所以「一」的最完全解釋，便祇能說：「一就是一。」若勉強言之祇有如佛家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張先生的心物合一的「一」字，說得很透切，所謂可以意會，不可言傳。查佛教歷史，最聰明的人，可推龍樹菩薩，看他怎樣推重釋迦牟尼佛。他的中論，開宗明義就說：「不生亦不滅，不一亦不異，不斷亦不常，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我當皈依佛。」這首讚佛頌每一句，若要解釋起來，千言萬語，恐怕不盡，現在為上頭，那個「一」字來說，又牽涉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又不能不引出個「不一亦不異」來做比照。但「不一亦不異」究竟如何解釋呢？好像張先生所謂：「若要理解，却是很困難的。」這種境界都不是口頭禪可以說得出，筆桿寫得到，乃至不是舉心動念所能思議，試看永嘉禪師怎樣說：「惟證乃知難可測，鏡裡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說到這裡恐怕不是一般哲學宗教家，所能領會，所謂曲高和寡，反招痴人說夢之譏。那麼，不如還是向輪迴二字求解決好了。

上頭已經說過，若要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最起碼的，先要摸著第一重門，倘若第一重門，還摸不着，要想進入第二第三重門，必不可能，即是對輪迴二字，假若還沒有領略到，而欲一步踏上天頂是不可能的。

本來宇宙人生的真理，不是釋迦牟尼佛個人佔有的私產，凡有知覺的眾生，人人有份，個個願成，都可以做個智慧園林的主人翁，祇要肯把心中的固執暫時放下，虛心接收，打進第一重門，才會得到其中消息。

世間的道理，不真即假，不正即邪，倘若摸不着正門，難免不跑入歧途去了。一人跑入歧途，便可以影響全世界，世界之治亂，是跟着人們的思想來的，人們的思想，又受了哲學宗教的影響。假如世間有一種宗教或哲學，啓示人們去鬪爭、殘殺、仇孝、亂倫的，分明是想搗亂秩序。試問以鬪爭殘殺仇孝亂倫為因，能否收到天下太平，人民安樂之果呢？那麼，若以苦瓜辣椒之種子為因，可以得到西瓜鳳梨之果了。所以異端邪說，實是天下大亂之源，那時，雖有萬千豪傑，奔走呼號，無法補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早圖之，那就噬臍莫及了。我們不要忽視了不健全的宗教哲學，孟子不會說過嗎？「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現在匪區，就是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了。孟子又說：「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善於其事，作於其事，善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孟子教世教人之心，真是活現紙上，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遠在幾千（下轉第十八頁）

佛教與基督教的差異

釋文珠譯

一、淨土與天國

在世間上，有很多人都以為佛教所說的安樂國或極樂淨土，是與基督教所說的天國相同的；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覺，實際上是似是而非的。佛教亦有天界之說，且說有天神居其中，因此，假如說天界與天國的性質是相同的，那是無可厚非，但若果把極樂淨土與天國作同一的看法，則絕對不可，因為極樂淨土與天國的性質完全是兩樣的。

基督把神視為能創造人的造物主，而人則是被神所創造的生類；所以神與人之間是絕對判別不同的！這種人神差別之教義，若站在神與人完全不同的立場說，人類精神縱使被允許進入天國，亦絕不可能成為神，關於這點，是印度的造物主與基督教的造物主最大不同之處。在印度無論哲學亦好，抑宗教亦好，都是主張神人合融的，所以站在神人融合的主義本位，是主張梵我不二，神人合一的；神可以成為人，人亦可成為神，因而有汎神主義的誕生。神人合一在字義方面說，人與神是相互融通的，是故得以成之一神人合一的教義。基督教雖然亦有神人合一之說，但其神人的合一，是神還神，人還人的合一，所以雖被允許進入天國，亦絕不允許你成為神的，僅能成為以神為中心的神族之僕從而居住於天國中而已。

但佛教的極樂淨土則不然，依照佛教的教義，無論是由於自力抑由於他力，其結果都是可以由人而成為佛的，當我人成佛時，佛有佛的世界，覺者亦有覺者的境界，一切諸佛無不各別有其自己的世

界，例如阿彌陀佛有阿彌陀佛的世界，大日如來有大日如來的世界，一一佛悉皆具有其各別的世界，所以我們成佛時，我們亦各別有我們的世界，不過，問題只在我們是否可以成佛吧了，極樂世界得生與否，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因為我們果能開闢自覺的世界而成為正覺的佛陀時，便可以在差別界與平等界中自由往來的，那麼又何必一定要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而寄生呢？雖然，但關於往生的教義，我們是不能不加以說明的。

阿彌陀是梵語，譯為無量光的意思，光明是智慧的表现，無限的光明，即無限的智慧。具足無限智慧的師主，就是阿彌陀如來。又梵語阿彌陀，意譯為無量壽，壽命即是生命，這生命是具有至極之慈悲的，所以無限的生命，就是無限的慈悲，獲得永遠生命的師主，就是無量壽命中充滿無限慈悲的阿彌陀如來。這由無限智慧與無限慈悲所構成的覺體，即覺者的人格。在這人格上所表現的，就是佛的本願，也即是佛的意志，佛的意志是甚麼呢？就是普遍無遺地平等給予一切衆生的自覺，使其悉得滿足所願而救濟之。阿彌陀佛的本願，是在四十八願的枝葉上而顯現的，佛以四十八枝葉全體，以構成其大願樹，這四十八願的枝葉，並於一一具有同等價值的，譬喻普通的樹木，是有其根和幹之分，願樹之幹就是慈悲，願樹之根就是智慧，四十八願的枝葉，是基於智慧的根和慈悲的幹而生長而繁榮的。願明點說，佛之所以開發四十八願，完全是由於佛主著無限的慈悲和基於無限的智慧的根幹上，迎合衆生的機情而說，其主要是在於第十八願，

第十八願佛意的中心，是成就四十八願的根幹，亦是三願轉入的目標，雖然，但佛對於四十八願，一都立下「不取正覺」的誓言。換言之，即在四十八願中，有任何一願不能滿足的話，則自己誓不成佛。特別是在第十八願中所說，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是對於至心稱名的引者，若不能往生阿彌陀如來的淨土，佛自身亦誓不成佛，這在佛自己說，是屬於誓言，但在衆生方面說，無異是一種有力的保證，佛的思想是寧願犧牲自己的地位去救濟衆生，而不要求衆生任何犧牲的，佛的意志是但求自己努力迴向於衆生，而不求衆生迴向。所以，佛是無條件地去救濟衆生，絕對不要求任何代價的。

不過，無條件的說法，是有其無限意義的，完全無條件是對於一類帶業往生的機情而說，此類衆生就其現前業報之軀，但憑一念信心而得救濟，若果是曾經過三賢四聖的進程，已超菩薩十地的階段的聖者，當他們完成三祇百劫的長時間修行履程時，即可認得佛果菩提。然則在成佛的同時，他自己淨土，便得以在自己的眼前自由開展，再用不着往生了，所以阿彌陀佛所要救濟的對象，多是位居凡夫的衆生，這類衆生是處於罪惡生死中的勞碌者，必須依賴佛的大悲願力的提携與救濟始可成佛。因此阿彌陀如來，先接引此類苦惱衆生進入自己的淨土，使其居於象德莊嚴的清淨佛土中，依照一定的順序而得進登於自覺位。但若是平生已達到不退轉地位而與補處菩薩同等地位的聖者，在到達淨土時，便可速證無上菩薩的，由此，我們對於極樂淨土的往生意義，可知其梗概了！極樂淨土是佛的

世界，我們不應該去議論其有無，問題在我們自己本身能否和佛一樣把佛的世界開闢出來，不過話說回來，我們既決定可成佛，那麼，無論是自力與他力，佛的世界必然獲得自由開展的，但這自覺位的佛世界，是唯佛與佛方能知之，並不是我們的智慧和心思所能及的境界。

以上，本來是打算針對一般初機而言的，但在於問題的論次序上，反而深入了，初機者難免感覺困難一點，但簡單點說，佛教是主張生佛一如的，佛的未覺位即是人，人到達覺位時即是佛，所以生佛之間是沒有差別的，其不同的僅是佛是已達覺位的完人，人是未達覺位的未來佛吧了，但基督教所說人類以外之神，却是完全與人類差別的，站在神人差別的立場說，其神人合一是從屬的合一，絕不能對等的合一，這是與佛教所說相反的。佛教說，人佛之間，僅在覺與不覺的人格之差別而已，所以在其修行的步驟中，是本着佛陀那種自他平等的觀念去救濟眾生，而向着佛凡一體之目標，不斷地向佛道邁進的。

要而言之，天國僅是神審判結果而被允許進入的一班神之子僕所居住的地方，而淨土則是我們成佛時自己開展的理想世界，為那些以佛的理想為自己的理想，以佛的自覺為自己的自覺的大信心眾生所居住，不管淨土的境界是何等的妙樂，但當我們自己成佛時，一樣可以自由地開闢出來。但實際上我們雖已成佛，唯回顧一切眾生仍處於苦惱黑暗中徬徨沒有片刻的寧靜，自己亦不忍獨處安樂享其樂的。猶如小兒之將陷於井，大人見之皆有慌惕不忍之心而援救之，佛亦如是，雖已獲得極樂之享受，但因不忍見眾生溺於生死苦海中漂流不已，因而倒

駕慈航再入娑婆世界，示現眾生的種類和光同塵地在生死中救濟眾生，這就是無上智慧與至極慈悲之佛所採取的態度。

二、超在神格與內在神格

超在神格與內在神格，完全係基於個別不同之思潮而言。超在神格是由基督教的實在主義而產生的，內在神格的思想則為近世哲學理想主義我所誕生。由於兩種思潮之不同，於是一般基督徒企從而獲得妥協之路，即是說神格縱然是內在的，但並非與外在之神完全隔絕。這種說法，美其名曰新神觀，新理想，以圖對方無以破壞基督而自喜。殊不知提倡內在神格者，無論在其主義或系統而言，雖仍保留神之名稱，實際上却是無神論者，表面上雖沒有標明為無神教，事實上則為一種否認基督教之神的無神教。

歐洲中世紀的哲學家，因為久魅於基督教的空氣，雖大都感覺理想主義較為合理，而欲擺脫基督教的實在主義而投向理想主義的懷抱，但却又碍於基督教的觀念，結果誕生了兩種思潮的妥協。內在神格之說，與佛教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意是相同的人可成為神與人可成佛之思想亦互相契合，不過若就其個性內在之神而允許一切眾生都成為神的話，那無疑是一種汎神教，而與印度婆羅門教相同，將成為一種神人同格教。神人同格教，與佛教所說生佛一如的宇宙平等教是相同的，但與基督教的見解却不一致。

三、宇宙平等主義與佛教

平等主義之最進步者為宇宙平等主義，而說宇宙平等主義者，只有在於宗教，然宗教中又唯有佛

教才具有真正的資格。至於基督教則實無資格主張倡宇宙平等主義，即使能够提倡之，亦斷不能移諸實行，這點我們應該判然分清楚的，因為基督教之神的思想，與宇宙平等主義根本是互相抵觸的，為何說宇宙平等主義與神的思想為互不相容呢？關於此問題，吾人誠應再加以若干說明的必要。依基督教神的看法，神是創造宇宙創造人類，創造世界的。然則，神必站於宇宙之外，而非站在宇宙之內去創造宇宙的，否則，在道理上是講不通的，所以基督教的教義，係將神置於宇宙之外，而謂曰別在之神。固然神亦有多種，日本亦有所謂神，但到底神是人的成就，與佛教的看法並無異致的。茲僅以此所謂神者，與基督教之神——即所謂造物主而論之。

基督教之所謂神者，究竟是何物呢？就該教對神之解釋亦有多種，有謂為全智全能之神，有謂曰博愛之神，但差不多任何一種宗教，普通對神都是有如此看法；那就是神對萬物一視同仁，有博愛的慈懷，因為這是神應具之職責，同時，非有全智全能的資格，無足以站在人類之上，因此神是全智全能，而具有博愛之精神者。這是各種宗教對神的共同看法。但基督教除此以外，對神的資格還有以下三項重大的條件：

(一) 基督之神是創造世界的造化之神，亦即造物主，謂之曰創造神的神格，要具有這種神格，而後能成其所以為基督之神。

(二) 自己既係造物主，當然有支配一切眾生命運之權力，所謂支配之神，亦即主宰神的神格。

(三) 既然有支配一切眾生命運之權力，則不能不利明於遵奉我與不遵奉我的區別了，即是說神

(下轉第七頁)

爲什麼要學佛

吳 怡



朋友，也許你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也許你是個排斥佛教的非教徒，也許你正徘徊於信與不信之間。現在，我問一句：「爲什麼要學佛」？這問題對於你們來說，也許是一個簡單得不值得答覆的問題，可是對於我來說，却是一個非常奧妙的問題。

我常常這樣的自問：「爲什麼要學佛」。每次我這樣自問的時候，我對佛教愈感覺得迷糊，而對佛教的境界也愈見開闊。

起初，我的答覆是上天堂，可是轉而一問，什麼時候才能上天堂？死後，那渺茫得不可窮究的死後。那末生前怎麼辦呢？我不得不把這個答覆轉到生前，是爲了解脫痛苦，因爲人生是苦海無邊，唯有學佛才能解脫？可是我再仔細一想：「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若吾無身，吾有何患」？那末乾脆毀滅了自己，豈非相對的消滅了一切的痛苦。但轉而一想，未免有點矛盾，原意是爲了解脫生老病死的苦痛才學佛，現在爲了學佛，却先要毀滅自我，墮入更大的苦痛，這真是矛盾得可笑了。

那末究竟「爲什麼要學佛」呢？

我想來想去，覺得最好的答覆，是爲了自己能容受更大的痛苦。

這話初聽起來有點矛盾，一個怕痛的人來求醫，你不肯爲他打一針麻醉劑，反而叫他咬緊牙根去

接受更大的痛苦。這是誰也無法諒解的錯誤。然而在人生的解脫上，却必須有容受更大痛苦的精神，才能解脫目前的痛苦，「曾經滄海難爲水」，一個飽經憂患的人，無視於小小的挫折，可是一個嬌生慣養的人，遇到些微的波折，便叫苦連天了。人類的心靈，必須接受最大的磨難，才能愈顯出他的光輝。以佛祖爲例，他在迦毘羅國王太子時候，由於嬌生慣養所以一聽到病死，便感覺萬分的恐怖，後來他在雪山中，接受更大的磨難，然後才能克服病死。試問佛祖出家修行，究竟學的是什麼佛？直截了當的說，只是利用惡劣的環境，來磨鍊自己的心靈，使他容受更大的痛苦罷了。

然而我們只是容受自己的痛苦，其容受量未免太小，一個胸懷開闊的人，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必須能兼容別人的痛苦，才能解脫個人患得患失的煩惱。再以佛祖爲例，他生長在宮廷內，個人身世的痛苦可說非常微小，他的眼界，他的情感如果只是局限於個人，他絕不會出家修行，去飽受風霜雨露的苦患，他蠻可以在宮廷內，宴樂的度其殘年。或者像秦始皇一樣，派人去廣探長生的秘訣，爲個人延年益壽。但佛祖的偉大就在於他超出個人的範圍，去容受蒼生的痛苦。他能「爲蒼生哭」，「爲天下慟」，所以他心靈的磨鍊愈大，他生命的光輝也愈大。由這個例子，可知我們學佛的目的，不是爲了自己解脫，而是爲了別人。爲了自己的解脫而學佛，本身便是一種慾望，而這種慾望加予人的痛苦，比所要解脫的痛苦本

身還要大。相反的，如果爲了別人，你便不會考慮自己，「若吾無身，吾有何患」，試問你還有什麼痛苦值得解脫的呢？

朋友！你也許認爲我這番話有點過於高調，然而我要再誠懇的請問你：「每人都有佛性，可是爲什麼成佛的人却寥寥無幾呢」？成佛的不易，並不是佛理的深奧，而是學佛的人有所執着，摸錯了道路罷了。你只想解脫一己的痛苦，那就像你一無攀附的把自己舉在空中，這是永遠不可能的。也許你會提出反駁，認爲佛教有所謂大乘及小乘，大乘是度他，小乘是度己，可是度己也是成佛之道。這話是有語病的，學佛的確是自他兩利的，然而這只是結果，學佛者的動機却必須是利他的，「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唯有透過利他才能利己，也唯有透過大乘，小乘才有立足的餘地。說得明瞭一點，大乘是着眼點，小乘是必然的結果。如果爲小乘而大乘，這是顛倒本末，失去了學佛的意義。以我主觀的看法，小乘毫無獨立的價值，它只是大乘的必然結果罷了。

朋友！「爲什麼要學佛」？上面只提供了我的一點淺見，如果能弄清這個大前提，我們才真正把握到深藏在內心的佛性。那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力行的問題了。

彌勒佛與慈氏宗

佛鄰居士

一、引言

佛法，在中國，有小乘大乘之分，更有十宗，八宗之說。但彌勒佛的慈氏宗，在此以外。

慈氏宗，立彌勒淨土，開生天之路；有教理亦有行證，泯除大小，通於顯密；五乘共入，三根普被；復以是宗，特詳法相，精究唯識，有繼往開來之優點，更有革鼎新之契機。東方的馬丁路德，今日的智者賢首，勉乎哉！

本此大心，以述彌勒佛與慈氏宗。

二、彌勒佛

彌勒乃其姓之音譯，如就義釋，應為慈氏。其名為阿逸多，譯曰無能勝。或言阿逸多為姓，彌勒為名。生於南天竺，婆羅門家。紹釋迦如來之佛位，為補處之菩薩。先佛入滅，生於兜率天之內院，經四千歲後（即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下生人間，於華林園龍華樹下成正覺。

彌勒在本宗，稱彌勒佛，為中尊，左為法花林菩薩，右為大妙相菩薩，合稱彌勒三尊。

彌勒一詞，不僅為其姓或名，且以其值佛之世，修得慈心三昧，故稱為慈氏，乃至成佛，猶立其名。因此本宗稱慈氏宗。

三、彌勒淨土

彌勒菩薩，上生的兜率天，乃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此天有內外二院，其內院，常為補處菩薩之生處。今彌勒菩薩生於此，並為之主，故謂之彌勒淨土。

彌勒上生經，說此淨土之相，以勸往生。佛告優波離：「若有比丘及一切大眾，不厭生死，樂生

天者，受敬無上菩提心者；欲為彌勒作弟子者，當作是觀。作是觀者，應持：五戒八齋具足戒，身心精進，不求斷結，修十善法，二思維兜率陀天上，上妙快樂。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作他觀，名為邪觀。」

作是觀，修是行，便可以上生，兜率天宮，彌勒淨土。此與彌陀佛的西方淨土，藥師佛的東方淨土，殊途同歸——成佛。

四、龍華三會

彌勒下生成佛後，於龍華樹下，開三審法會，度盡三根眾生，故曰龍華三會，見羅什譯彌勒下生經，及增一阿含經四十四，又心地觀經二曰：「若有得聞此心地觀報四恩品……若命終時，即得往生彌勒內宮，親白毫相，超越生死，龍華三會，當得解脫。」

因此，有龍華佛教，龍華寺，龍華佛教會社諸名稱，凡此，亦多奉彌勒佛，而發願生天，將來在龍華會上，謀得解脫。是宗的宗教意味，較諸他宗更濃，亦更接近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堪稱一融和大小，參綜顯密的新宗派。

龍華寺，據說是中國第一佛寺，水經註泗水篇：「泗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

五、人間佛教

彌勒淨土，在天上；龍華三會，在將來。然而，此時此地呢？曰：人間佛教與人間淨土。

近代中國，佛教革新家太虛大師，生前曾講藥師佛的東方淨土，亦普弘禪宗六祖的世間佛法；繼而倡為人間佛教，人生佛學。說彌勒佛將來的龍華三會，為人間佛教；其莊嚴建設，則為人間淨土。如果我們今天能够普勸眾生，發菩提心，早修彌勒觀行，或可不待彌勒佛出世，人間淨土或稱近似的人間淨土，亦得早日實現於今日世界。因而人稱其住持的雲寶寺，為彌勒道場；而稱其山，為天下第六名山。

彌勒佛的慈氏宗，是一個生天的淨土宗，但是，它也是一個「依教律修禪之淨」；同時，又是一個人間的人乘正法，直趣佛陀的佛乘妙法。修它：一方面，淨化人間，享受人間的現生樂，是一個真現實；另一方面，十善生天，以彌勒為師，向彌勒學佛，享受天上的後法樂，是一個大自由。此宗，可以說，是兼藥師佛的東方淨土，與彌陀佛的西方淨土，同時開展，一修雙得的。

有心人士，曷興起乎？並能發此大心，自度而度人歟？改變共業淨化人間，捨彌勒佛的慈氏宗，是誰任之？勉之哉，彌勒弟子，慈氏宗的信徒們！

恭祝

本刊師友

新春快樂

中國禪學文獻記要 (續)

曾普信

- 一、雲門廣錄：三卷、明謙守堅集。一七三六年出版。上卷：對機三百二十則，中卷：室中語要一百八十五則，垂示代語二百九十則。下卷：勘辨一百六十五則，遊方語錄三十一則，遺表、遺誠、行錄、諸疏等。可以看出雲門大師的言語三昧。(大四·五四四)
- 二、偃溪和尚語錄：二卷、侍者元清等編。偃溪和尚住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寺時的語要。上堂、小參、示衆、偈頌等。卷末有林希逸撰的大師塔錄。
- 三、高僧摘要：四卷、徐昌治、通昌居士共撰。後漢以來乃至明末的神教高僧機緣。
- 四、高峯大師語錄：一卷、雲棲株宏重編。一五九九年重刊。高峯大師住湖州雙髻菴時的法語、上堂、垂示、頌古、塔銘等。
- 五、義雲錄：二卷、西湖上沙門澤大雲輯。一七六四年出版。
- 六、奇然智禪師語錄：二卷、門人明林、明燦共編。一六八四年出版。百丈山奇然大師語要，黃龍、雙地、白水、靈惠等語錄、小參、普院、示衆、結語、頌古、眞贊、機緣、聯芳、佛事等。
- 七、圓悟擊節錄：二卷、雪竇拈古集的著語評唱。類似碧岩錄。德山示衆乃至古德沙水。
- 八、漁樵集：一卷、費隱撰。傳記體小史，略同於五燈數統。
- 九、廣燈錄：三十卷、李遵勗著。一〇二三年上進。仁宗御製序文云：「灑六根之情塵，分三乘之歸趣，積其祖錄，廣其宗風，探開士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勅名天聖廣燈錄。
- 十、環溪錄：三卷、覺此比丘編。一二九三年書成。環溪和尚住建寧府端岩寺。(淳祐六年一二四六)以後的上堂、拈衣、頌古、代別等。
- 十一、繼燈錄：鼓山元賢撰。從曹洞的天童淨
- 臨濟的淨慈明開始，乃至明成化年中的諸師，繼續傳燈各書未載者。
- 十二、幻住清規：一卷、杭州天目山，中峰本公著。一三一七年書成。分爲十條：一日資，二月進，三年規，四世範，五營辦，六家風，七多分，八履踐，九攝養，十津送。自序云：「只成一家之規，不敢共大方」。中峰一生不住官寺(五山十刹)，即於幻住菴自行，自修，中峰是無準範的玄孫。
- 十三、枯崖漫錄：三卷、宋枯崖圓悟著。一二六〇年書成。林希逸序跋，古尊宿格言密行錄。
- 十四、居士傳：五十六卷、彭紹升著。一七七五年出版。五十六人傳。
- 十五、曹山大師語錄：一卷、一七六六年出版。大師行業記，接得雲門因緣，示衆、上堂、洞山五位顯訣等。(大四·七·五三五)
- 十六、山菴雜錄：二卷、大白山菴恕中撰。明初僧錄。
- 十七、至元心燈錄：一三三五年書成。高僧傳。千越雲堅瑞著。
- 十八、師子林天如和尚語錄：九卷、小師善遇編。一三四九年出版。
- 十九、眞歇和尚語錄：一卷、寂菴著。一三八二年改版。
- 二〇、信心銘拈古：一卷、眞歇撰。一一四〇年書成。(大四·八·三七六)
- 二一、眞門聖旨集：五卷、八九八年華嚴玄偉著。高僧傳。
- 二二、性學指要：十卷、覺隱本誠(道原)著。一三五六年出版。論性善惡，反駁朱子。
- 二三、正宗贊：四卷、希夷紹曇著。一二五四年書成。達摩乃至雪峰十二人，臨濟下二十六人，湧山下五人，雲門下十四人，法眼下三人，共七十八人傳讀，比如石門僧寶傳。
- 二四、正法眼藏：大惠果禪師鈔錄。明李日華序云：「果著語錄，書簡，宗門武庫及此篇，大都貫串宗乘，出入孔老」。
- 二五、正理篇：一卷、空谷景隆著。一四四〇年書成。道破大藏經中的僞經。
- 二六、釋氏稽古略：四卷、寶洲覺岸著。一三五四年書成。禪教史傳。禪籍志云：「稽古治政，佛法皇猷，是則慈助，非彼蒙求，夷吾嶮路，濟人安流，菩提之筏，般若之舟，座著覺岸，恣遊寶洲，法施之丕，厥德難酬」。(大四·九·七三七)
- 二七、宗門玄鑑圖：一卷、覺虛撰。一六〇七年書成。分爲普賢、文殊、觀音、以理因向、順實、依伍、法體自然、密應藏鋒、事理理對、寄事標玄、理絕詮事、順止歸實、全機盡法等十二門。尙有三玄、四大式、五句、八棒、八大勢的五論。略同於人天眼目。
- 二八、宗門統要：十卷、宗永著。一一三三年出版。釋迦如來乃至唐代高僧傳。
- 二九、出三藏記集：十五卷、梁僧祐著。大迦葉乃至達摩多羅百餘名高僧傳。(大五·五·一)
- 三〇、雪峯眞覺禪師語錄：三卷、一六三九年出版。得山居士林弘行編。
- 三一、禪海十珍：一卷、道需撰。一六八七年出版。七佛偈，初祖入道四行，三祖信心銘，六祖二種三昧，永嘉證道歌，石頭參同契，臨濟和尙法語，洞山寶鏡三昧，同安十玄談，浮山九帶。
- 三二、全室外集：二卷、一六六九年出版。天台宗湧著，禪門詩集。
- 三三、禪宗正脉：十卷、明眞如寺如巴著，釋迦如來乃至大潯行傳燈錄。
- 三四、禪千字文：一卷、元竺仙著。一三四六年撰。卷末釋問九篇。

三五、禪門宗要：十卷、雪山晏公著。宋淳祐年間書成。

三六、禪門諸師詩偈頌：二卷、五老峯釋子昇編。一六五四年出版。佛祖傳法偈，三祖信心銘，洞山玄中銘，新豐吟，紫雲野人雪子吟，同安察十玄談，搜玄吟，座禪銘，羅漢明道頌，誌公十二時歌，龍牙頌，法燈擬寒山，洞山五位頌，五王子頌等。下卷：高適長明燈記乃至廿七發願文，銘，十牛圖，六牛圖等。

三七、禪林備用清規：十卷、廬山東林寺住持澤山咸公著。一三二一年書成。

三八、宋三大師尺牘：二卷、明教契嵩，覺範洪，物初觀三大師尺牘。一七七八年出版。

三九、僧寶正續傳：七卷、宋石室祖瑒著。羅漢南乃至黃龍震二十人列傳史。

四〇、叢林公論：一卷、南蕩菴惠彬著。一八九年書成。

四一、續宗門統要：二十二卷、金陵古林清茂著。

四二、續資林傳：九〇七年梁朱溫開平年間惟勤著。

四三、祖庭指南：二卷、徐昌治，通昌居士撰。七佛乃至二十八祖，近代（明末）宗匠略傳。

四四、大慧年譜：一卷、祖詠禪師撰。一一八三年出版。

四五、大慧法語：三卷、道先錄。一六四七年出版，示清淨居士乃至妙總禪人法語，黃文昌序云：「大慧禪師說法四十餘年，不許參徒編錄，衲子私自寫成卷帙，晚年因衆力請而許流通」。

四六、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五卷、一一九〇年出版。

四七、勸修清規：四卷、百丈山壽聖寺住持東陽德輝勸撰。一三三六年前上進。

四八、通玄青州二百問答集：二卷、從倫撰，一一八一年成書，玉溪通玄菴圓通大師與萬松瑒禪師一百問答，又青州普照寺一辨，設問示衆一百問

答。

四九、天童小參錄：二卷、侍者中翼、晏像編。一一三七年出版。

五〇、東山外集：二卷、雪峯空州和尚撰，一一七八年出版。詩偈集，送支提化士偈云：「天寒忽憶大支寺，迢遞晚鐘煙際山，安得腰纏十萬貫，亦隨君去飯天冠」。

五一、東山和尚語錄：一卷、門人慧粥編。一七八八年出版。福州雪峯山住持時的上堂、入院、小參、拈古、垂示等。

五二、博山禪語：二卷、首座成正集。一六一一年出版。博山無異禪師語云：「參禪莫論久，不與塵緣偶，剔起兩莖眉，虛空顛倒走，須彌碾成末，當下追本有，生鐵金汁流，始免從前咎」。

五三、法門勸究：一卷、白巖符公撰。一六六九年書成。破法眼，雲門出馬祖下的系圖論。

五四、萬松評唱：燕京報恩寺萬松公述。金明昌四年（一一九三）應章宗詔，而評唱的語錄，佛祖機緣百則。

五五、普燈錄：三十卷、平江府報恩寺雷菴虛中著。一二二四年上進寧宗。帝嘉冠爲嘉泰普燈錄。

五六、分燈錄：二十五卷、宋井度著。

五七、隆興佛教編年通論：二十八卷，宋隆興府沙門石室祖瑒撰，祖瑒真牧賢法子，圓悟勤法侄。僧寶正續傳以後的著作。

五八、補燈錄：福州鼓山涌泉寺永覺元賢禪師著。自序云：「大川濟公初合五傳燈錄爲會元，後學便之，但其截創甚多，有遺珠之嘆，予搜續燈諸傳記，得一百八十人」。

五九、無文印：二十卷，惟康侍者編。一二七三年出版。無文印禪師詩文集、詩、記、行狀、墓誌、塔銘、道號、序、字說、題跋、四六文、祭文、雜著、書簡、語錄、小佛事、讚、偈頌等。無文出儒入禪而悟，文集優秀，其鈞台詩云：「漢室興亡一聚塵，山河社稷幾番新，獨餘七里灘頭水，只

屬嚴家不屬人」。

六〇、冥樞會要：三卷、隆興府黃龍山寶覺祖心及其徒靈源惟清共撰。宋元祐間起稿，採摘宗鏡錄之要，詞章簡約。

六一、羅湖野錄：二卷、感山雲外菴曉堂著，一一六〇年出版，可以資助學道的隨筆語錄。

六二、林間錄：二卷、監川、謝逸撰。一一〇七年出版。隨筆文覺範洪、林間處士、古尊宿的高行、叢林的遺訓、諸佛菩薩的教旨、賢士大夫的餘論等，得之隨錄，十年間得三百餘事，卷首的小壽禪投機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之塵，山河及大地，全現法王身」。

六三、臨濟錄：一卷、慧然集。一一二〇年出版。四喝、四賓主、三要三玄等。

六四、宗門聯燈會要：三十卷、杭州淨慈寺住持晦翁悟明禪師著。一一八九年在江心潛先室時，全提機要，開整人天，編集聯類而成此書。

六五、六學僧傳：元末明初，天台關清寺住持夢堂曇顯撰。他是破菴先的法孫，通於內外典，富於文詞，受明太祖詔，年老皈山後著成此書，佛教史部之一。

六六、黃檗山志：八卷、住持隱元隆琦重修。門弟子性幽編閱。自序。岸先居士王志道序。一六三一年訂行。一山、二寺、三僧傳、四法語、五塔、六外護（書啓序），七文體，八釋詩偈，仙詩，附逸事等。

六七、黃檗宗鑑錄：二卷、黃檗第五代高泉寂老人序。六代千果安叙。十二代和泉堂新刊偈。十二代超格宗再刊序。一七二六年新刊。一四六四年再刊。黃檗唯一的良系譜。釋迦文佛乃至五十四世雪岩祖欽，與臨濟同一統，六十九世隱元隆琦以下二十三人，一部分渡日，日系乃至文化文政記有四十二世。

六八、黃檗傳心法要：一卷、黃檗山斷際禪師希運著。河東裴公休序。一一八三年再版。有大休正念之跋文，傳心如達摩血脈論云：「三界之興起

，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而說了法門的要旨。書中所錄年譜、行狀、隨筆等。（大八·三七九）

六九、爲霖禪師還山錄：四卷、一六九三年出版。鼓山爲霖禪師，將事付於靜公，徜徉於富沙山中十四年，因山中舊舊之請而歸山，復耀門前之刹竿、入室、垂示、小參、一言一句，洞澈於源泉：一筭一錫，深入闢奧，名爲還山錄。

七〇、雲濤集：三卷、黃蘗隱元禪師住福州黃粟山時的詩文集。七五四言等的雜詩，門人性願編。

七一、高峯大師語錄：一卷、雲棲株宏重編。法語、上堂、垂示、頌古、塔銘等。萬曆二十七年重刊。明曆三年黃檗性善覆版。序云：「雲棲初閱內典經論得數紙，直截根源，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不下德山，臨濟之調，而不入藏經，坊刻版亦少，即參考舊本，而版錄」。可見高峯大師的日常。

七二、寒山詩：三卷、國清寺道翹蒐錄。寒山入岩窟後，搜其遺物，集錄寫在林間樹葉，林家屋壁詩頌三百餘首，概是五言律，或五言古詩，奇骨清韻，實非凡作，附錄豐干、拾得詩。稱爲三隱集，卷首有台州刺史閻丘胤序。有二種異本。一者宋淳熙十六年志南所編。一者明計益軒所刻。

七三、空谷集：六卷、又名「林泉老人評唱投子丹霞頌古」，首由投子義青，集錄古人機緣一百，以頌附之，後由丹霞子淳加上示衆與着語，今又由林泉從倫（萬松行秀法嗣）附加評唱，做於碧岩錄。

七四、弘戒法儀：一卷、黃蘗隱元隆琦著。對在家出家所示重要的儀規。卷末附有華嚴經梵行品，授戒日記。

七五、月江和尚語錄：四卷、臨濟宗中峯四世孫月江和尚、歷住碧雲、興國、宣化、道場、廣利等諸刹，故其語錄頗多。該書爲門人集錄。第一卷：碧雲居簡、興國大機、宣化語錄、道場語錄。第

二卷：廣利拈古、頌古。第三卷：告香普說、法語、佛祖讚。第四卷：偈頌等。卷首有靈石、德海、大新三師序，卷末附有紹義、茂古林等跋文。

七六、玄沙廣錄：三卷、南嶽下知嚴集。雪峯義存的神足玄沙山師備宗一禪師語錄。卷末有禪師牌文，福州知事郭孫序，元豐三年出版。福州附近的玄沙，因唐末宗一住此，盛大舉揚雪峯宗旨而著名。

七七、五家宗旨纂要：三卷、三山燈來撰。性統編。順治丁酉刊行，有自序，批評臨濟、曹洞、沩仰、雲門、法眼五家的宗風，又指摘各家的特色，尤其注重臨濟曹洞二派，附錄三身四智說，識拈評。

七八、五家正宗贊：四卷、希叟紹曇撰。寶祐甲寅年出版。菩提達摩乃至雪峯義存十二名，臨濟下二十六人，曹洞下十四人，雲門下十四人，沩仰下五人，法眼下一人，總計七十七人傳。

七九、五祖法演禪師語錄：一卷、五祖山法演禪師住諸山時的語錄，四百山語要。太平山、海會寺、黃梅東山語要，詩偈、佛祖贊，自讚等。禪師是宋朝後傑，善能接化度生。此篇極有意義，卷首有妙峯序，卷末有張景修序。

八〇、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首由南嶽大慧禪師開始，乃至佛照禪師奏對錄爲止，卷末文：「萬曆丁巳歲夏五月徑山化城寺識」。

八一、五燈續略：四卷、遠門淨柱撰。明永曆二年書成。序文記爲崇禎十七年。又名五燈會元續略。記錄會元以外的四百餘人。即曹洞宗由青原下十五世華嚴慧開開始，乃至青原下三十六世徑山道盛。臨濟宗由南嶽下十六世慈化印肅開始，乃至南嶽下三十四世山茨通際爲止。就是宋末乃至明末的禪學史，可謂傳燈類中的良書。

八二、五燈嚴統：三十卷、費隱通容，百癡願公共著。清世祖順治十年書成。宗門高僧傳，自過去七佛，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文中中國禪宗高僧傳，記錄爲列傳體，曹洞下乃至萬松行秀之十世

雲門澄的法嗣爲止，臨濟下乃至中峯本之十二世密雲的法嗣爲止。此爲研究宗燈的寶貴書。

八三、三菴雜錄：二卷、恕中禪師撰。禪師閑居太白山庵，以所聞諸大德善的善行善事編成。

八四、十規論：一卷、清涼文益法眼大師撰。舉起十條，痛擊時世。「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爲人師，第二黨護門風，不通議論。第三舉令提綱，不知血脈。第四對答不觀時節，兼無宗眼。第五理事相違，不分濁淨。第六不經淘汰，臆斷古今言句。第七記持露布，臨時不解妙用。第八不通教典，亂有引證。第九不關聲律，不達理道，好作歌頌。第十護己之短，好爭勝負」。寶曆十一年萬善堂禪師作叙重刊。

八五、禪餘內集：八卷、永覺元賢語錄。侍者道順編。一鼓山語錄、二開元語錄、三真寂語錄、四普說、佛事、五法語、六拈古、頌古、七偈頌、八贊。禪餘外集爲詩文，內集爲修證。

八六、貞和類聚祖苑聯芳集：十卷、釋周信重編。嘉慶二年（一七九六）三月出版。宋元老宿五七言絕句，真淨以下尊宿五七言律等三千首。第一卷：頌古、經教、語錄、禮塔、造塔。第二卷：讚。第三卷：天文、節序、時事、地理、靈跡、寺觀、居處、田地、接待。第四卷：帝王、宰臣、慶賀、道士、父母、伎藝、住持、示衆、退院、辭免。

第五卷：頭首、侍者、知事、化士、沙彌、師弟、法眷、悟道、道號。第六卷：送行、禮懺、行旅、遊覽。第七卷：簡寄、酬答、懷友、招友、尋訪、會合、離別、留人、住菴、山居、紀夢。第八卷：道具、法器、衣服、器用、文用、食物、茶湯、燈燭、沐浴。第九卷：圖畫、飛走、草木。第十卷：法數、疾病、哀悼、雜類等。

八七、洞上古轍：二卷、道需編。鼓山元賢撰述。曹洞尊宿著作中有名的偈頌類。參同契、寶鏡三昧，五位說，十玄談等的註解評唱。崇禎甲申年（一六四四）二月書成。

八八、洞山錄：一卷、又名筠州洞山悟本禪師

語錄。玄契編，洞山大師初發心時，過水橋道之後，或於新豐山，或於洞山，爲人度生，六十三年間的話錄。

八九、文字禪：三十卷、石門寺慧洪覺範文章詩偈，門人覺慈編。一卷至八卷古詩。九卷排律，五言律。十卷至十三卷七言律。十四卷五言絕句六言絕句。十五卷七言絕句。十七卷偈。十八卷贊。二十卷銘詩賦。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記、序、記語。二十五卷頌。廿七卷跋。廿八卷疏。廿九卷書塔銘。三十卷行狀傳，祭文等。明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八月出版。

九〇、高僧傳：十四卷、又名梁高僧傳。梁慧皎法師撰。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乃至梁天監十八年，前後四百五十五年間，輩出的高僧傳記，軼事，偈頌等。（大五〇・三二二）

九一、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二十卷、圓悟克勤示寂前二年（宋紹興三年）書成。上堂、小參、普說、法語、拈古、頌古、偈頌、真讚、雜著等。卷首附有耿延喜、張浚之序（大四七・七一三）

洞山良价禪師語錄：一卷、明代郭凝之等編（大四七・五一九）俗姓俞，會稽人，與德山同時，玄化一世，爲曹洞高祖，住新豐山又移洞山，咸通十三年（八七二）端坐圓寂，享壽六十三，證悟本大師。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三卷、宋、乾祐（九四九）中，守堅集（大四七・五四四）雲門文偃，姑蘇人，姓張，雪峯義存法子，乾祐二年（九四九）圓寂，賜匡真禪師號。

渴山靈祐禪師語錄：一卷、明代郭凝之等集（

大四七・五七七）唐、福州人、姓趙，謚大圓禪師，百丈法子，有弟子仰山，師徒唱和而成渴仰宗。仰山慧寂禪師語錄：一卷、明代郭凝之等集（大四七・五八二）

清涼文益禪師語錄：一卷、明代、郭凝之等集（大四七・五八八）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三卷、宋代（一一〇一）楚圖集。（大四七・五九四）

黃龍慧南禪師語錄：一卷、宋代、惠泉集（大三七・六二九）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一卷、宋元祐間（一一〇八）仁勇編。（大四七・六四〇）

法演禪師語錄：三卷、宋代（一一〇九五）、才良等編。（大四七・六四九）住四面山、太平、海會語錄，海會演和尚，東山演和尚語錄。

明覺禪師語錄：六卷、宋代（一一〇六五）惟蓋等編（大四七・六六九）語錄、住翠峯、雪竇、舉古、勘辯、歌頌、後錄、瀑泉集、祖英集等。

密菴和尚語錄：一卷、一一八八年了悟等編（大四七・九五四）住衢州、常州、明州語錄：小參、普說、頌贊、偈頌、法語等。

虛堂和尚語錄：十卷、宋代一二〇八年妙源編（大四七・九八四）住光孝、顯孝、謁善、延福、寶林、廣利、慧照、萬壽等寺語錄。

禪宗決疑集：一卷、元代一三一〇—智徹述（大四八・一〇〇九）第一源湛流清門，乃至十六歸源實際門。十七體用雙修陰翊王化，十八双林遺戒衆等遵依，十九懺悔法門菩提行願，二十憶昔出塵承兄警誡，二十一復懲懈惰止境息迷。

（上接第十頁）

年前，燎如觀火，確有他做聖人之一套在。哲學宗教，雖然是發揮人類的智慧，探求宇宙人生的結晶，但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邪正偶一混亂，是非必不明，尤其是國家政治，看他建設在那一種學說之上，猶如建屋，若建諸泰山磐石之上，必可長保，不受動搖。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數千年來的古國，尚能屹立于風雨飄搖之中者，因爲一向都建諸東方文化之上。倘若建屋於冰山之上，必致消滅，如今日共匪的鬭爭殘殺仇孝亂倫，不但受了唯物論之毒，且必有其其他的毒素淵源，共匪之亡，可計日而待。我們深自慶幸，國父遺教，不但根據中國傳統文化，擷採歐美精華，就他的心物合一論，已經與世界上出類拔萃的大聖人釋迦牟尼佛，暗暗符合，如果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翻然覺悟起來，盡量採用東方文化，那就天下真正得到太平，人民真正得到安樂了。

人與路 吳怡

——散文第一集獻詞——

人、有形形色色的人，
路，有千千萬萬條路，
路啊！有走不完的人，
人！啊有走得完的路。

戒律思想

史(九)

上田天瑞著
李世傑譯

第七節 三歸戒

三歸戒是歸依佛法僧三寶的意思，一名「三歸依」或「三自歸」，這和普通的戒律，意思不同，但從本來的意義看，它是最重要的。不論是在家出家。本來，單唱此三歸，即可為佛教信者，所以，歸依三寶，當然是佛教信者的根本態度。以此歸依的信仰為根本，自然就會呈現出佛教信者的生活相，所謂戒律，可說是從此根本信念所流露的自然的生活相，故至於後來。不管是授任何戒，首先必須授此三歸戒。從這意思看，本來，戒和律，其實是不同的：「戒」是守持佛教的根本信仰而生活，而「律」是教團生活的規則（多含有教團法的性質）的意思。

三歸戒有種種文，據「智度論」十三看，乃應三說：「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和「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在巴利文，乃應三唱如下之句：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第二篇 從小乘戒到大乘戒

第一章 出家與戒律

佛教信者，當然應守戒律，尤其是以佛教修行

和教法護持宣佈為使命的出家人，當然必須護持戒律，由此而可獲得出家的資格，這是佛教的通規。

出家人應實行特殊的禁欲生活，因此，出家人才是可尊敬的，這種看法，至少是明治時代以前的一般人士的常識。戒律是佛陀為了修行佛道的人所制定的法，而戒律是為要由于佛道修行而得悟的根本條件，既然如此，那末認為：不守戒律者，沒有佛弟子的資格，沒有佛道修行者的資格，是當然的看法。十幾年前逝世的德人「波塞達兒克」(Paul Darke 1865-1928)是個醫生，他是熱心的佛教研究者，他曾經到過印度、錫蘭、緬甸等地有九次之多，而學佛教，同時，也到過日本。他不滿意單研究佛教，後來，自己乃出家而成為比丘，一九二四年，投出全部財產，建立了叫做「佛陀之家」的寺院在柏林郊外的「福祿閣」地方(寺院境內有九千坪之大)。他是佛徒，故不飲酒，亦不抽煙，過着單身的生活，遠離魚肉，而在修行。有一次，寄宿於那寺院的某邦人，委託其弟子匈牙利人幫忙砍伐其境內松樹，但他拒絕說：「佛徒不可伐樹」(單墮第十一條云：伐草木是單墮罪)。

現在，印度、錫蘭等國的僧侶，在形式上還在勵行持戒生活，中國的僧侶在這一點，也和日本僧侶完全不同，他們認為：日本僧侶並不是真實的出家。中國的在家居士，認真的人，還是保持着五戒。古來，日本也是以國法而命令僧侶守持戒律。在大寶令裏，乃嚴禁僧侶的飲酒食肉，而至於德川時代，還是禁止的，但至於明治政府時，乃讓人自由食肉帶妻，與在俗人一樣的款待，終於形成了今日的無戒佛教。從戒律上講，現在的日本僧侶，完全是站在特殊(特異)立場的，而在古今東西，大家都認為：出家人應嚴守戒律生活。

不過，已如上述，戒律是極端的禁欲主義的，而其大部份，都是極為特殊而且是具體形式的禁制，而且認為：嚴守此形式是戒律的本義，所以，如不分別時地和情形，而欲照樣實行它，是很困難的事。這並不像教理那樣單是思想上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實際生活的問題，所以直接會生出矛盾和困難，於是，會發生種種問題。因此，在實際上，這難實行的，在日本鎌倉時代無住法師的沙石集(弘安二年撰)裏也說：「聽到末代(末世)不帶妻的上人逐年愈稀(越少的)『後白河法皇』說：『隱瞞是上人，不瞞是佛，此聖何必隱瞞，今世(現在)隱瞞上人不少，而不瞞的佛，越來越少』」。

戒律是極端的禁欲主義，而且是消極的，同時是極其細末的形式主義，又是實行困難的，故以此形式的實行為出家生活的，最大目的究竟是否佛陀的本意？戒律的精神，豈是如此形式的，消極的，自利的？除此戒律的實行，其他就沒有「覺」和「教」的方法了嗎？會生出這疑問，是當然的。如此來觀察很長的佛教思想史時，乃可知：于戒律的問題是恒流為一貫的思想史的。真實欲使佛教生動，是對於生活的認真的反省，再進一步，由另一意思來看，佛教欲吹上新生命時，戒律乃常成為問題。從這意思來說，戒律思想史亦即是佛教信仰或佛教生活的消長史(長短史)，而這並不僅是觀念的問題，同時是含有實踐的思想在其背後的，這是含有血流的活的思想史。



護生詩鈔

念生

放生詩

唐陸甫里

萬峰迴繞一峯深，到此常修苦行心。自掃雪中歸鹿跡，天明恐有獵人尋。

唐白樂天

放生

曉日提竹籃，家童買春蔬，青青芹蕪下，疊臥雙白魚。無聲但呀呀，以氣相煦濡，傾籃寫地上，撥刺長尺餘。豈惟刀几憂，坐見蠅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乾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苟活，久速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踟躕。施恩即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官牛

唐白樂天

官牛官牛駕官車，淺水岸邊殺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蔭下鋪沙堤。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塗污馬蹄。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讀雞

唐白樂天

清晨臨江望，水禽正喧繁，鳬雁與鷗鷺，游颺戲朝暾。適有鷄鷄者，絮之來遠村，飛鳴彼何樂！竊束此何冤！喔喔十四雛，單縛同一樊，足傷金距縮，頭搶花冠簪，經宿廢飲啄，日高詣屠門，遲迴未死間，饑渴欲相吞。常慕古人道，仁信及魚豚，見茲生側隱，贖放雙林園。開籠解索時，鷄鷄聽我言，購爾錢三百，小惠何足論！莫學銜環雀，崎嶇報恩。

仲夏齋戒月

唐白樂天

仲夏齋戒月，三旬斷腥羶，自覺心骨爽，行起身翻翻。始知絕粒人，四體更輕便，初能脫病患，久必成神仙。藥寇取冷風，赤松遊紫烟，常疑此說謬，今乃知其然。我年過半百，氣衰神不全，已垂兩鬢絲，難補三田丹。但減葷血味，稍結清淨緣，脫巾且修養，聊以終天年。

拾得詩之一

唐拾得大士

嗟見世間人，個個愛吃肉，碗裡不曾乾，長時道不足。昨日設個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爐子邊向火，鑊子裏深浴，更得出頭時，換却汝衣服。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屈。

戲贈張五弟諱

唐王摩詰

設置守龜免，垂鉤飼游鱗，此是安口腹，非關慕隱倫。吾生好清靜，蔬食去情塵，今子方豪蕩，思為鼎食人。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真，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何須事夫子，邀予谷口真。

獨遊

唐儲光義

林臥情自閒，獨遊景常晏，時從湖陂下，隨釣往南澗，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各有適，知此罹憂患，放之清冷淵，因得省疎慢，永懷青岑客，迴首白雲間，悠然物無違，豈繫名與宦。

放生詩

唐杜子美

干戈兵革闢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放生詩

唐杜牧之

已落雙鵲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拾得詩之一

唐拾得大士

寒山詩之一

唐寒山大士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搗蒜醬，炙鴨點椒鹽，去骨鮮魚膾，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不關重要，說已詳前。

以上略述原委，希望這項護生日曆，能因發大心的人而早日實現。並希望這三百多條瑕瑜互見的作品，能逐漸抽換改正，成為純粹以精的作品。

放狐鴈

唐白樂天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百鳥無食東西飛，中有旅鴈聲最饑，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騰空飛動遲，江童持網捕將去，手携入市生賣之。我本北人今謫謫，人鳥雖殊同是客，見此客鳥傷客人，贖汝放汝飛入雲。鴈鴈汝飛向何處，第一莫飛西北去，淮西有賊討未平，百萬甲兵久屯聚，官軍賊軍相守老，食盡兵窮將及汝，健兒饑餓射汝喫，拔汝翅翎爲箭羽。

鵲

唐白樂天

隴西鸛鵲到江東，養得經年鬢漸紅，常恐思歸先剪翅，每因餒食暫開籠，人憐巧語情雖重，鳥憶高飛意不同，應以朱門歌舞妓，深藏牢閉後房中。

四月池水滿

唐白樂天

四月池水滿，龜游魚躍出，吾亦愛吾池，池邊開一室。人魚雖異族，其樂歸於一，且與爾爲徒，逍遙同過日。爾無羨滄海，蒲藻可委質，吾亦忘青雲，衡茅足容膝。況吾與爾輩，本非蛟龍足，假如雲雨來，祇是池中物。

犬

唐白樂天

晚來天氣好，散步中門前，門前何所有，偶觀犬與鵲。鵲飽清風飛，犬暖向日眠，腹舒穩帖地，翅凝高摩天。上無羅弋憂，下無羈鎖牽，見彼逐物性，我亦心適然。心適復何爲，一詠逍遙篇，此仍著於適，尙未能忘言。

觀游魚

唐白樂天

逸池閑步看魚遊，正值兒童弄釣舟，一種愛魚心各異，我來施食爾垂鈎。

放生詩

唐白樂天

香餌見來須閉口，大江歸去好藏身，盤渦峻激多傾險，莫學長鯨擬害人。

勸打鳥者

唐白樂天

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

延生詩

回道

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求已，如欲延生須放生，此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汝若死時人救你。

勸食素

宋慈受深禪師

喫肉何如咬菜根，且圖身口戒香薰，莫言死後無因果，八兩須還他半斤。

勸晨朝食素

宋慈受深禪師

未能遽斷葷和酒，且結晨朝清淨因，省費省緣兼惜福，靈巖此語太饒人。

擬寒山詩

宋慈受深禪師

老翁死却兒，晝夜捶胸哭，痛心澈骨髓，叫我我孤獨，何不反思重，恣啖猪羊肉，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勸戒殺

宋慈受深禪師

世上多殺生，遂有刀兵劫，負命殺汝身，欠財焚汝宅，離散汝妻子，曾破他巢穴，報應各相當，洗耳聽佛說。

勸戒殺

宋願雲禪師

千百年來碗裏羹，冤仇如海恨難平，若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

戒殺詩

宋黃魯直

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

放生魚

宋王介甫

捉魚淺水中，置之最深處，當暑脫煎熬，憐然泳而去。豈無良庖者，可使供匕箸，物我皆畏苦，舍之寧啖茹。

次韻潛師放魚

宋蘇東坡

參寥子詩集載此詩，其序云：虛白齋與子瞻共坐，有客餽魚於子瞻，子瞻遣放之，遂命賦是詩，有使君事道不事腹，把菊終年食甘美之句，子瞻遂次其韻。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塵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哀哉若魚竟作羹，遠愧知幾穆生醴，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尙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類訛，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底。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帆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

宋蘇東坡

東池浮萍半粘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鴈搖深吹荇帶。吾儕有意爲遷居，老守縱饒那忍膽，縱橫乍看銀刀出，漁浦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隄隔溝瀾，滅沒發須臾間，圍網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尙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復次放魚前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宋蘇東坡

擾擾萬生同大塊，槍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繞天門帶，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飽。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挾泥沙收細碎，誓將歸休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絃歌小海。

煮菜

宋蘇東坡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葦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贈陳季常

宋蘇東坡

我哀籃中始，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刺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豕似蒸鴨，坐客皆忍笑，晃然發其羈！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藉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

宋蘇東坡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膝，鉤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我是小乘僧。

放生詩

宋陸放翁

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難伸，設身處地捫心想，誰肯將刀割自身。

其二

晨興略整案頭書，日入庭花始掃除，未免叮嚀惟一事，臨池莫用放生魚。

其三

惜身誰肯輕傷髮，止殺先從莫拍蚊，老負明時無補報，惟將忠敬事心君。

放生猿

宋王仁裕

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躑躅應懷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蜀道遇所放猿

宋王仁裕

峴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記得依稀似野賓（猿名），月宿縱勞羈絆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得前年舊主人。

放生詩

元趙子昂

同生今世亦前緣，同盡滄桑一夢間，往事不堪同首論，放生池畔憶前愆。

戒殺詩

明紫柏大師

養豬爲口腹，因愛結成讐，猪若知此意，終朝不食愁。頗類猪未知，肥肉過汝喉。將來汝作猪，還須償猪油，此理果弗謬，勸汝養猪休。

戒殺詩

明屠赤水

物我從來本一真，幻形分處不分神，如何共嚼娘生肉，大地哀號慘殺人。

放生詩十首，書王聖父慈無量集以凡百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爲韻

錄八首

明陶周望

人生事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軟，一乃司吾饑，萬錢飭盤筵，殉此徑寸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晚食美羹養，甚饑望蠶鹽，徑寺況易欺，胡當信其夢，半饑償一身，債主真不廉，人羊須臾理，請君親其凡。

其二

介盧曉牛鳴，治長諸雀噪，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群魚泣妻妾，鷄鷄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憾。閨語既嚶嚶，吳聽了難會，車聞閨人肉，忍作吳人膽。可憐登陸魚，唼喙向人辭，人曰魚口嗜，魚言人耳背。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

其三

挾弩隱衣袂，入林群鳥號，狗屠一鳴鞭，衆吠從之驚。殺機驚胸中，衆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琴者操。至人秉慈尚，虎象焉足調，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與其噉群生，寧我吞千刀。

其四

從事愁見拘，波臣苦遭瀟，蠅氏群處囊，悲鳴更相杖，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羈囚放，困極勢未逾，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何方絕網釣，何處保無恙，感激見深衷，遲疑抱遐恨，贈爾金口言，努力此廻向，轉水具功德，蓮花好安養，微施豈懷報，往矣慎波浪，群蛙猶有情，鼓吹西窗傍。

其五

昔有二勇者，操刃相與訕，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互割還互噉，彼盡我亦枯，食彼同自食，舉世嗤其愚，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其六

吾聞豐坊生，赤章咒蛋風，蛋風食幾何，討捕況已酷。借問坊食者，還當咒坊不？弘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

其七

生物不可食，熟已過時敗，生既嫌腥羶，敗時仍臭穢，腥穢君所知，胡爲強吞嚼？水火幻味香，口鼻成災怪，如蠅穢中育，還以臭爲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坑園難久居，蟲乎可爲戒。

其八

豎身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擾，甘人者勇鬪，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怖而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英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彼此電露命，但當相憫有，共修三乘法，人獸兩無負。

東坡作戒殺詩貽陳季常，季常自後不復殺，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適有感於吾里宴會之侈，因和前韻得二詩示閑仲，肯倡此戒於里中不也

明陶周望

人饑慕梁肉，肉厭思若汁，徑寸神明舍，蟻蟻爭暖濕，珍珠縱可窮，饑飽要自得，於我實腐餘，於彼捐所急。曲曲方塘邊，撲撲牧鷄鴨，時哉讓棲止，柳花作茵席。憐汝巢卵傾，忍使羽毛赤，每來待曲宴，倒甕浮大白。漸爲腰綬帶，或遭頭穿幘，釜熟薪且勞，瓶飽湯已泣。少損那公廚，鼎鼐未爲缺，淡然天人糧，請以羞主客，一枕茶寮清，時時共來集。

其二

飲酒不盡爵，啜肉不盡汁，同生天地間，念此相啗濕。每見肉食人，豈養亦甘得，驚牛挂脯林，無乃

非其急！窗前能談鷄，欄外自名鴨，性命嗟有制，俄爾膏鼎羈，五蟲毛領殊，共效一腔赤，號鄉競高飛，曷思蟻中白，張力相噬吞，何異虎而嘖，撫已胡功能，忍彼釜底泣，吾欲食稱事，稍補百行缺，乞汝耕餘餘，施我不速客，願同雀鵲馴，欣然掌中集。

戒殺詩

明陶周望

一指納沸湯，渾身驚欲裂，一針刺已肉，體體如刀割。魚死向人哀，鷄死臨刀泣，哀泣各分明，聽者自不識。

放生詩

明葉唐夫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借與春禽養子孫。

勸弄璋家

清周安士

富家生一子，珍之如寶玉，物類若引群，便作羹中肉，清夜一提撕，此心何太毒，願將地藏經，與君三復讀。

戒殺詩

清周安士

驚受刀砧苦，腸斷命猶牽，白刃千翻割，紅爐百沸煎，炮烙加彼體，甘肥佐我筵，此事若無罪，勿畏蒼蒼天。

鄰鷄

清彭際清

鄰鷄夜夜競先鳴，到此蕭然度五更，血染千刀流不盡，佐他杯酒活春生。

陪侍御苑，有取小金衣者，母聲慘噪，還之乃息，紀之以詩 吳遜客

不念飛禽愛子情，綠陰深處捕雛驚，可憐調舌綿蠻韻，變作驚心痛裂聲，要識放鷹堪託子，須知渡蟻得延生，還渠子母融融樂，禁苑須教莫浪驚。

戒殺詩

昨非庵主

烏鵲哺雛時，萬分心愛護，一啄十餘呼，一飛十餘顧，辛苦將養成，驚被呂帥捕，哀鳴及追逐，我不忍聞睹。

勸戒殺

烏庵道人

有命盡貪生，無分人與畜，魚鼈無聲類，見死瞪兩目，掙命砧几間，張口不能哭，死猶護其子，鱗烹將身殉。

戒殺瑣詠出物猶如此

失名

母謂動物蠢，愛生同喫緊，黑魚惜其胎，曲腰就湯殞。

代牛乞命詩

失名

耕烟犁雨幾經年，領破毛穿未敢眠，老命自知無足惜，前功還望主人憐。

放生詩

蔡湖愚者

萬物傷亡總痛情，雖然蟲蟻亦貪生，一般性命天生就，分付兒童莫看輕。

戒殺詩

耐菴道人

有命盡貪生，無分人與畜，最怕是殺烹，最苦是割肉，擒執未施刀，魂驚氣先室，喉斷叫聲絕，顛倒三起伏，念此惻肺肝，何忍縱口腹。

勸放鳥

弘一大師

人在牢獄，終日愁歎，鳥在樊籠，終日悲啼。聆此哀音，湊入心脾，何如放捨，任彼高飛。

勸捨絲製

弘一大師

殘殺百千命，完成一襲衣，惟知求適體，豈毋傷仁慈。

勸戒酒肉

弘一大師

肉食者鄙，不為仁人，況復飲酒，能令智昏，誓於今日，改過自新，長養悲心，成就慧身。

勸援微蟲

弘一大師

莫言蟲命微，沈溺而不援，應知惻隱心，是為仁之端。

次答巢縣撤少甫

本際法師

世界何因起戰事，殺人盈野更盈城，當年鼎俎盛魚膾，此日瀛寰變甲兵，漫詰無端尋禍亂，大都枉道攫功名，眼前浩劫如希免，早戒腥膻好護生。

再答撤少甫

本際法師

不信深仇伏怨羹，敢言世亂永難平，只圖舌底肥甘味，忍聽哀號絕命聲。

題春水放魚圖

蔡念生

春水漾綠波，列岸網復釣，游鱗亦何辜，使我中心悼，呼童買盈筐，急流一傾倒，生機已滿前，不待談冥報。

題寒林飼鳥圖

蔡念生

寒林雪初霽，饑鳥時鳴噪，主人掃三徑，飼以黃兼糲，飽食如感恩，襟袖頻飛繞，行慈本素心，不用銜環報。

聞某顯者厨中鷄啼

蔡念生

厨中縛雄鷄，待殺猶報曉，其聲淒以促，使我心如擣，借問食者誰，含茲寧弗飽，片時快口舌，曠劫增煩惱，此意說向誰，余懷終渺渺。

飼家畜

蔡念生

黃犬白狸意自親，鷄鳴鴨浴亦馴馴，當前化境皆天趣，康濟豈徒在一身。

甲午地藏誕日獅頭山海會庵衆方繞佛

，有巨蛇入殿舉首向佛，木然不動，衆以巨竹挑送洞中 蔡念生

鐘魚聲裏啓靈文，六字洪名豈易聞，況是至人應化日，靈蛇昂首禮慈雲。

彌勒山之晨

寒兵



彌勒山原名秀峯山，在沙止車站對面。彌勒山奇峯突出，秀氣非凡，蓋名秀峯也。山下有座廟宇，叫靜修院，靜院上就是彌勒內院，是慈航菩薩所創。靜院門前花木扶疏，小橋流水，頗富詩意。慈航菩薩真不愧菩薩心腸，他收容了數十位不甘共匪奴役的佛教青年，供住宿，並負撫養教育之責，經他撫育成功的青年法師，先後出山在本島宏法的，到海外教書與深造的有惟慈、自力、果宗、靜海等法師，真是桃李遍天下了！現在還有些「待字閨中」，正在埋頭潛修中，一旦因緣成熟，他們當亦出山大放其廣長舌的。從來「地因人顯」，這個沒名無姓的秀峯山，自慈航菩薩顯現金剛不壞身以後，便名聞遐邇了。為紀念慈氏化身事跡，而將秀峯山改呼彌勒山了。

彌勒山現不僅成了臺灣第一尊肉身菩薩聖地，而且成了文學家們發揮靈感的好去處。多少的大文學家在此地完成巨著。我不是文學家，而是一個老粗丘八，因為和山上青年法師友好，常到山親近他們，順便吸收些法雨，求些智慧。

近因靜海法師辦理赴泰深造手續，我和他關係密切，特上山拜訪，暢敘離別情懷，我倆有說不出的離情。這次靜師承駐泰抗立武大使的保薦，很順利的赴泰國皇冕大學進修；我除了為他個人有此深造良機而慶賀外，並為中泰兩國今後文化溝通，與增進國民外交，團結宗教道誼，共同發揚教人救世的精神而歡賀。

俗務纏身，好久沒有上山，諸位法師對我更外親切，盛情留我住一宿，我也不願逾假不歸，先清靜一夜煩躁的身心再說，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閑」。我被安置在一間小寮房裡，這房裡書架上排列着

佛典，文學，詩詞等書，翻遍書卷，找這看那，惜無暇給我多留此間滿足我的看書慾，悉覽群書。看了數卷，我便進入夢鄉了。午夜夢回，聽到山下靜修院鐘鼓齊鳴，梵音嘹亮，悠悠然，令人有超然之感。天色微明，彌勒內院諸法師也作起飯依來，一時鐘鼓迭奏，佛經齊誦。我再不能復睡，乃即起床，在內院前做着健身操，呼吸新鮮空氣。此時曉霧滿山，晨曦朦朧。此情此景，正如楊子思先生的詩所寫：「天剛明時月尚中，青磬紅魚響正濃。他念阿彌我起舞，各懷遠志趣不同。」鐘鼓聲靜後，繼而讀書聲又四起，原來法師們各自讀他們所愛讀的國文、英文、詩詞。也許由於晨鐘和讀書聲驚醒了鳥蟲類，它們便也哇哇，唧唧奏起晨之歌來。然覺好聽，這是城市中的人們所不能享受到的一曲晨之樂章。

大約過了一刻鐘，秀峯山（彌勒山）至峯上面漸漸地雲蒸霞蔚起來；初則為淡黃色逐漸變成黃金色，淡紅色，最後變成大紅色，這是旭日要出來了。惜我不是畫師，又沒帶照相機。不然攝取一張日出景緻，那是何等美麗的一幅圖畫啊！由於一夜的雷雨，把個彌勒山群峯洗得格外青潤，真謂清淨佛土了，為了欲窮千里目，我便踏着濕霧直爬內院後塔頂，塔傍有一小茅棚，為廣源法師看守慈航菩薩肉身原墓的，同時他在此潛心書法與讀佛典。到達塔頂，旭日已爬上了山巔，一片銀白色的雲霧，便也蒼然上升，晴曦幅射有如原子幅射線的尖銳，把群山的帳幕給照開了。山腰間雲霞一團團，一帶帶，好似一位位仙女繫着輕紗在散花，隨風飄展。彌勒山前一片田疇，金黃色的稻穗，經晨光照射，遍地都成了黃金。晨風吹來，金光燦爛，猛浪起伏。田野間疏落鄉村小道農民已三三兩兩日出而作。鐵道上長蛇似的火車，公路上螞蟻般的汽車，南北穿梭着，又將多少人帶進旅程。正當我欣賞好時，刺刺刺，木板響起，我知道是院中開早飯的響聲。用罷早膳，諸法師不待一告辭，便匆匆的下山，乘七點鐘的臺北班車，返部上班。

編後感

我編人生已有一年多了，當在接編之初，身體就很不好，故曾以為編校幾期，就會倒下來，但是編到現在病到現在，雖有老牛拖車之感，並未真的倒下，這是諸佛菩薩的加被。不過我這風濕性病，可能要成為養身之疾了。

編者才短力拙，未能使得本刊，盡如理想。承諸作者師友的全力愛護，文稿方面，總算維持了下來，至於求精求好，尚待衆緣的努力。

這期出版，正值農曆年底，所以特別選了幾篇好文章在此刊出，以便讀者在春節期間靜靜地欣賞。

近來因我不能多用心目，故對師友間的信件未能一一詳覆，雖有許多感觸，也未能握筆盡情一吐，「人生書簡」，只好停止下來。

由於病軀畏寒，入冬以後，胸悶頭暈背痛，校對疏忽，祈諸師友鑒諒，並謝性如法師的協助。

國人重視農曆過年，際此除夕將屆之時，相信人人都有感觸。在我們佛教徒的基本觀念，過年以前，固當有所反省，我們每日常念：「是日已過，命亦隨滅」，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所以各處道場，每逢過年，生活的安排，也更加緊張，因為過了一年，我們雖該慶幸，多用了

一年的工夫，（以我個人來說只是浪費一年的生命）行善修持的前途，却也短少了一年！故希望我們緊緊抓住年前的幾天，深深地反省，懇切地懺悔。

春節期間，則應本着「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一半」，來作前途的準備，過去的歲月已成過去，未來的時光，再不要輕易的放棄，願與讀者諸君共勉。

編者



蔚貞站在焚紙爐前，守着廢爐裏食着一疊信箋。淡淡的輕烟，冉冉上升，又裊裊迂迴。彷彿在游疑着同她商量呢，「真的，妳捨得把它燒掉？——冷不防一大蓬火頭跳起來，登時烈焰熊熊。一堆秘密文件變了一朵火舌四探的金葵花。火花呼呼怒放，熾熱，旺盛，誰還敢再碰它？目擊這一場焚燒，她感到無比的痛快。了掉一樁大事，心上才稍微安頓。她驚覺的向四處張望了一下，看旁人有沒注意她。

佛殿上傳來震耳的鐘鼓，厚重深沉的喻！令她悚然心悸。鄰居吳太太站在最高的一層台階上正向她打手勢喊：飯依的，快到大殿上來！她驚地一陣羞愧，剛才所做的是不是有遺神明？竟在佛寺的化紙爐內完成了滅跡工作。她望着火焰漸漸熄下去，留下一堆灰，才懷着複雜的心情走開。

人心可說是最最善變莫測的東西。此刻的蔚貞，對自己也不禁驚訝起來。今天她要皈依佛教，是以以前萬萬夢想不到的事。為什麼要信仰宗教呢？她問着自己，並回不出確實的答案。難道就因為吳太太的那番真誠的友誼，感情難却拉到廟裏來的嗎？——那又未必盡然。反正她是忽然有了這個需要，一點都不猶豫勉強。好像自

動的從沉睡中醒來的，從迷夢回到現實，一種高尚清純的感情驅使着她，急需精神寄托。

XXXX

醒

XXXX

(短篇)

荷芬

她，該是在怒海中，飄蕩的一隻小舟吧，終究到達一個避風港，從此樂於穩靜下來，安於平淡，覓求昇華感情的途徑。她咬着牙，恨着自己，毅然把心底的密室搗毀，隨着那一疊信，丟在化紙爐內，燒個淨盡。

吳太太是老資格的佛教徒。跑上跑下的張羅着皈依的準備，似乎就忙了她一個人。蔚貞很不習慣那種跪拜的方式，像猴子學樣般的好笑。其實，她想信就信吧，何必來這一套？及至正式儀規開始，法師肅穆虔敬的在佛前上香禮拜，領導着誓願，懺悔。她不由自主的熱淚盈眶了。眼淚汪汪洞穿自己內心的智慧，她不能抑制住不流出懺悔，自新，感恩……不可名狀的淚泉。

首先她感激吳太太，她是鄰居中的聖人。默默間諒解她的難言之隱，毫無嘲笑輕視的意思。

自住在巷尾的李家，發生了那樁意外事件以來，誰不拿冷眼刺她？嬌嫩的自尊心，受不住飛短流長的圍攻，無形間撕毀了她那一襲以「愛情」自娛的偽裝，露出赤裸裸的貪欲的原形；她自慚形穢從此不願見人。於是出街總是走後門繞道。上菜場的時間不是提早，就是落後。第一是避免與

李太太怨憎會，再者，也怕看見李先生。雖然，心底不免仍渴望作最後之一見，那怕說幾句抱怨話，訴訴苦。

事實上，阻礙太多，危險太大。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時期已屬過去。四周窺探監視的眼睛，讓她膽寒。像巷頭那位長舌婦型的曾太太，蔚貞就最怕碰上她。一瞧她那嘴臉，煞如指住她鼻尖罵：「別裝蒜了，誰不明白你幹的好事，害得人家夫婦不和！」。拿那種神情瞞她還不算，更要添上幾句道白：「王太太，這身旗袍真時髦呀，難怪你越來越漂亮。哪，李太太和你差不多大吧，她呀，怎比你……」蔚貞臉上冷一陣，熱一陣。擔心下面還有更好聽的。連忙轉過身去，只恨地上沒有裂縫，讓她埋進去，一輩子再不見人。

奇怪，她一向的「心安理得」那裏去了？愛情不是罪惡，這是那一本言情小說上強調過的？現在，她能搬出那套理論來替自己辯護嗎？

是的，幾個月來醉陶陶的日子，她從不覺得是有罪。羅曼諦克的韻味是那麽甜美，像香檳酒的泡沫瀰滿全身，托住她飄浮在半空中。

每到黃昏時分，她藉口出外散步，佇立路邊等待一個下班的人，碰巧遇見熟人呢，她昂起頭往回走。多半時間遠遠瞥見她所期待的身影，則深情地打着暗號，相向而行。等走近來

，以最神速的手法交換了彼此的信箋。然後若無其事的，各往各的家門走去。薄薄的一張紙，給她的興奮愉快是無限的。這種有趣的遊戲，極盡戲劇化。而且經常有意想不到的小事件發生，引起對方的驚奇，渴望，期待，比小說情節，尤為動人心魄。說來也許就是因小說害了她吧！她喜愛傳奇式的香艷故事——老覺得這一生受了委曲，嫁給王先生這樣的書呆子，浪費了青春，埋沒了美貌才華。

休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吧，她連婚前的戀愛都沒戀愛過呢。當初她怎麼嫁給王先生來着？實在是一筆糊塗帳，如今算也算不清了。

王先生是個死心眼兒的老實人。風流韻事與他無緣，什麼玩藝兒都不喜歡。除了書本，農場，辦公室，再分不出精神來注意別的。或許就因為他為人溫文爾雅，四平八穩，專心工作，挑剔不出錯兒來，才叫人不登勁？比如說，他從來就不肯浪費一秒鐘多看她妻子一眼，隨便她梳個什麼髮式，穿件什麼新裝，一概視而無睹。她待她欠溫情嗎？那又未見得。只怪他將感情觸角完全寄托在農業品種改良上面，他試種種稻子，蕃薯，新生出來一粒葉芽，遠比他太太嬌俏的面龐更具吸引力多了。改良品種，是他的命，除此之外，懶得分心。因此，蔚貞的生活，寂寞得如古井，平淡得近乎淒涼。小女兒進了學校，她一個人專以看小說為消遣。

初次她在租書舖裏遇見了住在巷尾的李。

他介紹她看：莫泊桑的「愛情的

火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琳尼娜」。

他的眼睛裏激射着熱力，肆無忌憚地向她注射。電光似的視線，使她害怕，又使她驚喜。她本想放下臉來給他點顏色看的。不期然的却浮上一圈嬌羞的微笑。

湊巧隔天地帶着七歲的小玲看捧指仙童。電影院前的長蛇陣中李先生也帶着他的女兒在買票。蔚貞托他代買兩張。四人組合，儼然成對。兩個小孩坐一起，立刻熟起來。小玲問李小姐：

「你媽媽怎麼不來？」「媽媽生了小弟弟，在家做小衣服……」李小姐咬着大舌頭說話很有趣。小玲現揚似的說：「星期日媽媽帶我到動物園看大象！」

「爸爸我們也去，好不好？」李小姐向爸爸撒嬌這一提議真巧妙極了，小孩如了願，大人却暗暗窃喜。

星期日是個秋晴最美的日子，連櫻花都弄錯了季節，十月深秋開滿了一樹。蔚貞挽着小玲站在動物園的小山下。欣賞着一團團粉球樣的櫻花，召引着那些快要退休去過冬的蜜蜂，與沖沖的飛出了窩，繞樹嗡嗡歡唱。果然青春來復，春到人間了。巷尾李，帶着小女兒，趕得滿頭大汗，姍姍來遲。他穿着新西裝，盡力使出灑灑的勁兒，一路小心侍候陪着她們各處閒逛。看過大象，獅子，停在猴欄前面，丟進去一顆顆花生，看那些獼猴競相爭取，伸出毛手，翻動圓睛，大模大樣的剝花生，兩個小女孩拍手大笑，翻着不肯走。兩個大人含情默默，

心碰着心在打秋。許多言語在舌尖上打旋。可挑不出有意思的來說。心管不住舌根，儘管客套的閉扯着。

「平時作些什麼消遣？」
「家裏的事很煩呢，也沒多少空閒好消遣呀。」

「那末喜歡點什麼？」
「看看電影，讀讀小說，偶爾也學了寫點東西。」

「唔。那敢情好，我們辦了個小報，以後要請你賜稿哪。」
她嬌媚的抿一抿唇：「你開玩笑！」

「那，寫來給我一個人拜讀。」
他涎着臉，湊近說。

「不，你會笑的。」她宜宜喜喜的揚着眉。

「有散步的習慣嗎？傍晚水源路一帶很美。」他幾乎是耳語。

人約黃昏後的情調，綺麗而富詩意。跌入夢境是很容易的。情慾披着華美的大氅。一手提着眩惑耳目的愛之紅燈，輕輕溜出道德的樊籠，互相吸引追逐着，掩藏在星夜的暗影裏浮動漫遊……

她自爲是遺世獨立的伴侶啦，誰也不會知道，神秘的往還，並不妨碍任何。愛人而被人愛多美！正像十月天的櫻花，召展在和煦的陽光裏，輕輕的笑，任性的開。

每天一早起來，推開窗，她就癡癡的望着巷尾的那棵大樹。樹尖冒出相隔的幾間屋頂，隱約地可見上面的鳥巢。鳥兒展翅飛進飛出，可不能代傳她的心聲。爲了樹下的人，連帶的愛上了那棵樹，她恨不是一隻鳥，

飛上樹頂，瞧一瞧她所想的。

可是一天早上，那棵大樹底下，失去了往日的事靜。再不容她望風懷想，遙寄情思了。巷尾簇滿了看熱鬧的人。議論紛紛，全帶着驚慌嚴肅的神色。一輛白色的救護車，衝出人叢，絕塵馳去，一路發着緊急的警報的呼號。

站在門口觀望的人，誰都要亟亟的探問：

「出了什麼事？」
「李太太吃了安眠藥！」

「好端端的，幹嗎尋死？」
「據說李先生有了外遇，女的想不開，出此下策。」

「死了沒有？要不要緊？」
「大約不會死吧！」

「阿彌陀佛，但願沒事。多賢惠的一位太太，男人真靠不住。這些野女人也實在壞……」

街頭巷尾，新聞傳播非常神速，隱秘的，美麗的羅曼史，一旦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容貌醜惡無比。

蔚貞陶醉的那點氣氛，忽然飄散了，變質了。回味無窮的甜蜜漸漸滲進苦澀，吐也吐不掉。她能爲自己做些什麼呢？爐火中的金葉花雖然幻滅了，却凝結成一個大黑子，獨在她水晶般透明的心胸，無論她怎麼光明磊落，那團黑總留在那兒。

她素來不易流淚的，飯依的儀式中她流淚了，她確切體驗到慈爲苦之本，懺悔着過去的一段孽緣，促她用清潔的淚水來洗刷前愆。

人生第十三卷第一期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 一、讀者捐助 二〇〇、〇〇
- 一、訂售刊費 六、〇一五、〇〇
- 一、上期結存 三、三四三、四四
- 共收 九、五五八、四四

支出部份

- 一、印刷費 一、四五〇、〇〇
- 一、封面紙 七〇〇、〇〇
- 一、編校費 二〇〇、〇〇
- 一、配給紙十令 一、九〇〇、〇〇
- 一、郵資雜費 三五二、八〇
- 共支 四、六〇二、八〇

結存

四、九五五、六四

茲承

- 信願寺 捐助港幣壹佰元
- 黃秀美 捐助港幣壹佰元
- 姚柯玉鳳 捐助港幣壹佰元
- 隆根法師 捐助港幣壹佰元
- 葉周招治、趙鳴九、各捐港幣壹佰元

特此

鳴謝

人生雜誌社啓



法商學院成立正覺學社

晨曦與中道活動頻繁

(臺北訊) 臺北省立法商學院高材生汪大揚等十餘人爲研究佛學於去年十月間發起組織正覺學社，當經該校當局批准立案；嗣以期中考試及徵求社員關係，迄至十二月三十日登記入社同學既達一百餘人，故即於是日中午十二時半假該校大禮堂召開成立大會，到社員及旁聽同學百四十餘人，公推汪行社員大會，到社員百餘人，由黃總幹事淑濯主席，作報告後請該社新顧問謝冰瑩居士講演。謝氏報告皈依三寶之因緣甚詳；且出示其近自南洋携歸某大德之舍利，因其虔誠供養禮拜而得意外增加粒數作爲佛法不可思議之證明，致諸社員當時有以驚奇之眼光檢視者，亦有因謝教授現身說法，功德不可思議。旋由若干同學提出佛學問題，經在座顧問周宜德氏一一解答，迄深晚十時許散會。又一月十三日下午七時該社又請佛學專家南懷瑾居士講「佛法的根本認識」，自人生本位說起，逐漸深入講到如何成佛，條理嚴整，中間設喻巧妙，曆時二小時，聽者飽嘗法味。

印光大師百歲誕辰紀念

(臺北訊) 淨土宗十三代祖師上印下光大師，自西以來，迄今已屆二十週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值印祖百齡誕辰紀念，臺北市蓮友念佛團同仁，合併於古曆十二月十二日籌備一盛大法會以紀念此一代表師，該團除法會外，又影印「彌陀經白話解」數千本以紀念大師。

按該團爲臺北市專修淨土之同仁所組織，早成立十年前，先後借善導寺、法華寺、臨濟寺等處爲每月共修兩次之道場，從未間斷，現該團已覓得新址，自行募建於北市中正路一二一巷(市公共汽車中站下車)五十弄三號，新址落成典禮合併於印祖誕辰舉行，該團領導人多爲印祖皈依弟子如李濟華、王天鳴、陳煌琳等諸老居士，皆爲淨業同仁之老前輩。

印度佛教哲學史

上册出版了

李世傑新著印度佛教哲學史上册，業已出版，該書爲研究印度佛教之良楷，全文二十萬言，每冊售價二十五元，這次只印二百冊，欲購從速，到售完爲止，勿失良機，滙款請利用本社劃撥「四六一一」號極爲簡便。

地點：臺北市上海路一段東和寺內臺灣佛教月刊社啓

曾普信還曆紀念出版

「蘇東坡傳」

內容：宋代史地風光、王公將相傳、英雄賢哲傳、居士高僧傳、東坡詩文數百首。幽默，故事，羅曼史等文藝的表現。星雲法師校閱。四六版(三十二開)，二五〇面，十萬餘字，每冊拾伍元，附印拾元(拾冊以上)初版四千冊，附印已達二千冊以上，三月底截止。中華民國五十年佛誕出書。

附印接洽處：臺北三重埔大同南路一六號郵政劃撥一九九八佛教文化服務處花蓮市花岡山東淨寺(電話七七三三)郵政劃撥六〇一一七

催繳藏經欠款啓事

一、本會影印藏經，正編印妥已經數年，續編亦於去年八月底終止，但尚有正續藏經欠款共達五十六戶新臺幣六七萬元之多。
二、印藏請藏是我佛教史中神聖事業，希諸欠款大德，速予繳清爲荷。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啓

同學爲臨時主席報告籌備經過後，先請伍訓導長平方訓話，他說：「佛學在中國學術思想上的影響力和對人生品德修養上的重要性，都是值得同學們去研究和學習的……他並舉出若干例證強調佛教決不是迷信的，更不是消極的……，博得到場同學之熱烈掌聲。主席繼請中佛會文教方面負責人周宣德居士講演。即宣讀社章，經大會一一通過，隨即開始選舉，舉出社務委員林俊男、劉明等七人，時已二時半，當即宣告散會。

(又訊) 師大中大同學社於上(一)月七日下午七時假學生中心學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

發放本年度冬賑米

計發放白米四千五百餘台斤

(北投訊)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每屆冬令發放寒衣食米，加惠貧民，素為諸方之所感念。本年度寒衣一批，已由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募就，惟因沒有適當免費的交通工具，故其尚在待運之中。至於食米，已於元月廿四廿五兩日發放完畢，根據北投鎮公所造列貧民名冊，分配發放三百數十戶，一千六百多口，總計白米四千五百餘台斤。每戶按照貧窮等級，人數多少，至少可得白米八台斤，多則可達二十四台斤。必須一提者，這次該館發米，勸募成績，比較往年困難，故只預計發放一二三級貧民，尤其重在一級，但到臨將發米前夕，由北投鎮鎮長李德財率同四五兩級貧民代表，前往該館請求普遍發放。佛法感應真是不可思議，過了一夜工夫，竟接到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會友程鄭淨乾、程宜村、林阮金意、張大妹合捐米二千三百台斤，另有數位善士，自動

藏經廉讓

請速向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函洽

本刊服務

人生十二卷合訂本
教乘法數
淨土十要
釋迦如來應化事跡
般若心經思想史
無盡燈
函購請用本刊郵政
賬戶「八二五」號

重光素齋部

淨素飲食·各式麵點
包辦筵席·經濟小吃
電話通知·隨叫隨到
以推行素食為宗旨
以服務顧客為目的
電話：四三八七九號轉
地址：臺北市延平北路
二段二七七巷五
號(大橋頭太平
市場內)

博愛茶食品行

佛教信徒開設
精製各種名茶
經銷中外罐頭
西點麵包壽喜蛋糕
南北土產應有盡有
歡迎教友特別公道
地址：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五〇號
電話：二二六一九號
另設郵購部：郵局劃撥一八六八號購滿茶葉五斤
免費寄達未滿五斤加付寄費三圓

人生雜誌 第十三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年二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〇號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初如嚴 今餘楊定慧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一段三〇〇號
電話：三二九五一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擲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警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訂閱辦法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憑訂